

新中華叢書

文藝彙刊

瓢兒和尚



郁達夫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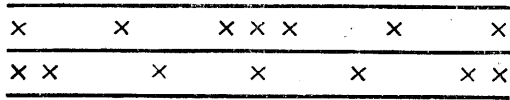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2 1299B



瓢

兒

和

尚

新中華叢書
文藝彙刊之一

郁達夫著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280502~~

序

這是一本中國現代九個作家的創作小說集，因為它們同在新中華上第一次與讀者相見，由於這種淵源，所以現在仍然得聚首一堂，替新中華叢書奏着進行曲。

瓢兒和尙是在新中華上最初現的一篇，所以在本集中，仍然把它排在第一，同時也就拿它當作本集的名字了。

我們不能把這許多的作者和篇名，全印在封面上，這是應該請其餘幾位作者和讀者原諒的。

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編者



瓢兒和尚目錄

序

瓢兒和尚

郁達夫(一)

王牧師的悲喜劇

沈起予(二三)

舊宅

穆時英(三三)

守忠叔

田景福(五)

年輕的父親

何家槐(七)

董區長到任以後

汪華(九)

劉大的妻

江萍(二三)

轉眼成人了的孩子們

馬仲殊(二三)

新水桶

葛賢寧(二四)



瓢兒和尙

郁達夫

爲咸淳、淳祐、臨安、志、夢梁錄、南宋古蹟考等陳朽得不堪的舊籍迷住了心竅，那時候，我日日只背了幾冊書，一枝鉛筆，半斤麵包，在杭州鳳凰山、雲居山、萬松嶺、江干的一帶探訪尋覓，想製出一張較爲完整的南宋大內圖來，藉以消遣消遣我那時的正在病着無聊的空閑歲月。有時候，爲了這些舊書中的一言半語，有些蹊蹺，我竟有遠上四鄉，留下，以及餘杭等處去察看的事情。

我本混跡在上海的洋人治下，是冒充着有錢的資產階級的。但因爲在不意之中，受到了一次實在是奇怪到不可思議的襲擊之後，覺得洋大人的保護，也有點不可靠了，因而翻了一個筋斗，就逃到了這山明水秀的杭州城裏，日日只翻弄些古書舊籍，扮作了一個既有資產，又有餘閑的百分之百的封建遺民。

有一天風和日朗的秋晴的午後，我和前幾日一樣的在江干鬼混。先在臨江的茶館裏吃了一壺茶後，打開帶在身邊的幾冊書來一看，知道山川壇就近在咫尺了，再溯上去，就是鳳凰山、南腋的梵天寺、勝果寺等寺院。付過茶錢，向茶館裏的人問了路徑，我就從八卦田西南的田塍路上，

又來得和氣，一天到晚，只在看經念佛。看見我們這些人去，總是施茶給水，對我們笑笑，只說一句兩句慰問我們的話，別的事情是不說的。因為他時常背了兩個大木瓢到山下來挑水，又因為他下巴中間有一個很深的刀傷疤，笑起來的時候老同賣瓢兒——這是杭州人的俗話，當小孩子扁嘴欲哭的時候的神氣，就叫作賣瓢兒——的樣子一樣，所以大家就自然而然的稱他作瓢兒和尚了。」

說着，這中老農夫却也笑了起來。我謝過他的對我說明的好意，和他說了一聲「坐坐會。」就順了那條山路，又向北的走上了山去。

這時候太陽已經被左首的一翼鳳凰山的支脈遮住了，山谷裏只瀰漫着一味日暮的蕭條。山草差不多是將枯盡了，看上去只有黃蒼蒼的一層褐色。沿路的幾株散點在那裏的樹木，樹葉也已經凋落到恰好的樣子。半谷裏有一小村，也不過是三五家竹籬茅舍的人家，並且柴門早就關上了，從彎曲的小小的煙突裏面，時時在吐出一絲一絲的並不熱鬧的煙霧來。這小村子後面的一帶桃林，當然只是些光幹兒的矮樹。沿山路旁邊，順谷而下，本有一條溪徑在那裏的，但這也只是虛有其名罷了，大約自三春雨潤的時候過後，直到那時總還不會有過滄浪的溪水流過，因

爲溪裏的亂石上的青苔，大半都被太陽曬得焦黃了。看起來覺得還有一點生氣的是山後面蓋在那裏的一片碧落，太陽似乎還沒有完全下去，天邊貼近地面之處，倒還在呈現着一圈淡淡的紅霞。當我走上了勝果寺的廢墟的坡下的時候，連這一圈天邊的紅暈，都看不出來了，散亂在我的周圍的，只是些僧塔，殘礮，菜圃，竹園，與許多高高下下的狹路和山坡，我走上了坡去，在亂石和枯樹的當中，總算看見了三四間破陋得不堪的庵院。西面山腰裏，面朝着東首，歪立在那裏的，是一排三間寬的小屋，倒還整齊一點，可是兩扇寺門，也已經關上了，裏面寂靜灰黑，連一點兒燈光人影都看不出來。朝東緣山腰又走了三五十步，在那排屏風似的石壁下面，纔有一個茅篷，門朝南向着谷外的大江半開在那裏。

我走到茅篷門口，往裏面探頭一看，覺得室內的光線還明亮得很，幾乎同屋外的沒有什麼差別。正在想得奇怪，又仔細向裏面深處一望，纔知道這光線是從後面的屋檐下射進來的，因爲這茅篷的後面，牆已經倒壞了。中間是一個臨空的佛座，西面是一張破床，東首靠泥牆有一扇小門，可以通到東首牆外的一間小室裏去的。在離這小門不遠的靠牆一張半桌邊上，却坐着一位和尙，背朝着了大門，在那裏看經。

我走到了他那茅篷的門外立住，在那裏向裏面探看的這事情，和尚是明明知道的，但他非但頭也不朝轉來看我一下，就連身子都不動一動。我靜立着守視了他一回，心裏倒有點怕起來了，所以就乾咳了一聲，是想使他知道門外有人在的意思。聽了我的咳聲，他終於慢慢的把頭朝過來了，先是含了同哭也似的一臉微笑，正是賣瓢兒似的一臉微笑，然後忽而同驚駭了一頭的樣子，張着眼呆了一呆，一分鐘後，表情就又復原了，微笑着只對我點了點頭，身子馬上又朝了轉去，去看他的經了。

我因為在山下已經聽見過那樵夫所說的關於這瓢兒尙和的奇特的行徑了，所以這時候心裏倒也並不覺得奇怪，但只有一點，却使我不能自己地起了一種好奇的心思。據那中老農夫之所說，則平時他對過路的人，都是非常和氣，每要施茶給水的，何以今天獨見了我，就會那麼的不客氣的呢？難道因為我是穿長袍的有產知識階級，所以他故意在表示不屑與周旋的麼？或者還是他在看的那一本經，實在是有意思想得很，故而把他的全部精神都佔據了去的緣故呢？從他的不知道有人到門外的那一種失心狀態看來，倒還是第二個猜度來得準一點，他一定是將全部精神用到了他所看的那部經裏去了無疑。既是這樣，我倒也不願意輕輕的過去，倒要去看一

看清楚，能使他那樣地入迷的，究竟是一部什麼經。我心裏頭這樣決定了主意以後，也就顧不得他人的願意不願意了，舉起兩腳，便走進門去，走上了他的身邊，他仍舊是一動也不動地伏倒了頭在看經。我向桌上攤開在那裏的經文頁縫裏一看，知道是一部楞嚴義疏。楞嚴是大乘的寶典，這瓢兒和尙能耽讀此書，真也頗不容易，於是繼第一個好奇心而起的第二個好奇心就又來了，我倒很想和他談談，好向他請教請教。

『師父，請問府上是什麼地方？』

我開口就這樣的問了他一聲。他的頭只從經上舉起了一半，又光着兩眼，同驚駭似地向我看了一眼，隨後又微笑起來了，輕輕地像在逃遁似的回答我說：

『出家人是沒有原籍的。』

到了這裏，却使我驚駭起來了，驚駭得連底下的談話都不能繼續下去。因為把那下巴上的很深的刀傷疤隱藏過後的他那上半臉的面容，和那雖則是很輕，但中氣却很足的一個湖南口音，却同霹靂似地告訴了我，以這瓢兒和尙的前身，這不是我留學時代的那個情敵的秦國柱是誰呢？我呆住了，睜大了眼睛，屏住了氣息，對他釘視了好幾分鐘。他當然也曉得是被我看破了，就很從

容的含着微笑，從那張板椅上立了起來。一邊向我伸出了一隻手，一邊他就從容不迫的說：

『老朋友，你現在該認識我了罷？我當你走上山來的時候，老遠就瞥見你了，心裏正在疑惑。直到你到得門外咳了一聲之後，纔認清楚的，確是你。但又不好開口，因為不知道你對我的感情，經過了這十多年的時日，仍能够復原不能……』

聽了他這一段話，看了他那一副完全成了一個山僧似的神氣，又想起了剛纔那樵夫所告訴我的瓢兒和尙的這一個稱號，我於一番驚駭之後，把注意力一鬆，神經弛放了一下，就只覺得一股非常好笑的衝動，衝上了心來。所以捏住了他的手，只秦國柱！秦……國……柱的叫了幾聲，以後竟哈哈大笑的笑出了眼淚，有好久好久說不出一句有意思的話來。

我大笑了一陣，他立着微笑了一陣，兩人纔撇開手，回復了平時的狀態。心境平復以後，我的性急的故態又露出來了，就同流星似地接連着問了他許多問題：『姜桂英呢？你什麼時候上這兒來的？做和尙做得幾年了？聽說你在當旅長，爲什麼又不幹了呢？』一類的話，我不等他的回答，就急說了一大串。他只是笑着從容容的讓我坐下了，然後慢慢的說：

『這些事情讓我慢慢的告訴你，你且坐下，我們先去燒點茶來喝。』

他緩慢地走上了西面角上的一個爐子邊上，在折柴起火的中間，我又不耐煩起來了，就從板椅上立起，追了過去。他蹲下身體，在專心致志地生火爐，我立上了他的背後，就又追問了他以前一刻他未曾回答我的諸問題。

『我們的那位同鄉的佳人姜桂英究竟怎麼樣了呢？』

第一問我就固執着又問起了這一個那時候爲我們所爭奪的惹禍的蘋果。

姜桂英雖則是我的同鄉，但當時和她來往的却儘是些外省的留學生，因此我們有幾個同學，有一次竟對她下了一個公開的警告，說她品行不端，若再這樣下去，我們要聯名向政府去告發，取消她的官費。這一個警告，當然是由我去挑撥出來的嫉妒的變形，而在這警告上署名的，當然也都是幾個同我一樣的理想嘗這塊禁鬱的青春鰥漢。而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這個警告發出後不多幾日，她竟和下一學期就要在士官學校畢業的我們的朋友秦國柱訂婚了。得到了這一個消息之後，我的失意懊喪，正和杜葛納夫在一個零餘者的日記裏所寫的那個主人公一樣，有好幾禮拜沒有上學校裏去上課。後來回國之後，每在報上看見秦國柱的戰功，如九年的打安福系，十一年的打奉天，以及十四年的汀泗橋之戰等，我對着新聞記事，還在暗暗地痛恨。而這一

個戀愛成功者的飄兒和尚，却只是背朝着了我，帶着笑聲在舒徐自在的回答我說：

『佳人麼？你那同鄉的佳人麼？……已經……已經屬了沙吒利了……哈哈……哈……這

些老遠老遠的事情，你還問起它作什麼？難道你還想來對我報三世之仇麼？』

聽起他的口吻來，彷彿完全是在說和他絕不相干的第三者的事情的樣子。我問來問去的問了半天，關於姜桂英却終於問不出一點眉目來，所以沒有辦法，就只能推進到以後的幾個問題上去了，他一邊用蒲扇扇着爐子，一邊便慢慢的回答我說：

『到了杭州來也有好幾年了…………做和尚是自從十四年的那一場戰役以後做起的…………當旅長真沒有做和尚這樣的自在……』

等他一壺水燒開，吞吞吐吐地把我的幾句問話約略模糊的回答了一番之後，破茅篷裏，却完全成了夜的世界了。但從半開的門口，沒有窗門的窗口，以及泥牆板壁的破縫缺口裏，却一例的射進了許多同水也似的月光來，照得這一間破屋，晶瑩透徹，像在夢裏頭做夢一樣。

走回到了東牆壁下，泡上了兩碗很清很醞的茶後，他就從那扇小門裏走了進去。歇了一歇，他又從那間小室裏拿了一罐小塊的白而且糯的糕走出來了。拿了幾塊給我，他自己也拿了一

塊嚼着對我說：

『這是我自己用葛粉做的乾糧，你且嘗嘗看，比起奶油餅乾來何如？』

我放了一塊在嘴裏，嚼了幾嚼，鼻子裏滿聞到了一陣同安息香似的清香。再喝了一口茶，將糕粉吞下去以後，嘴裏頭的那一股香味，還仍舊橫溢在那裏。

『這香味真好，是什麼東西合在裏頭的？會香得這樣的清而且久。』
我喝着茶問他。

『那是一根青藤，產在衡山腳下的。我們鄉下很多，每年夏天，我總托人去帶一批來曬乾藏在這裏，慢慢的用着，你若要我，我可以送你一點。』

兩人吃了一陣，又談了一陣，我起身要走了，他就又走進那間小室，一隻手拿了一包青藤的乾末，一隻手拿了幾張白紙出來。替我將書本鉛筆之類，先包了一包，然後又把那包乾末擱在上面，用繩子細作了一細。

我走出到了他那破茅篷的門口，正立住了脚，朝南在看江干的燈火，和月光底下的錢塘江水，以及西興的山影的時候，送我出來，在我背後立着的他，却輕輕的告訴我說：

『這地方的風景真好，我覺得西湖全景，決沒有一處及得上這裏。可惜我在此地住不久了，他們似乎有人在外面募捐，要重新造起勝果寺來。或者明天，或者後天，我就要被他們驅逐下山，也都說不定。大約我們以後，總沒有在此地再看月亮的機會了罷？今晚上你可以多看一下子去。』

說着，他便高聲笑了起來，我也就笑着回答他說：

『這總算也是一段「西湖佳話」是不是？我雖則不是宋之問，而你倒真有點像駱賓王哩！……哈哈……哈哈』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

王牧師的悲喜劇

沈起予

王牧師站在鏡臺面前修鬚髭。肥皂泡堆上去又刮，刮了過後又堆。刀子轉動得怪純熟的；就在這一點，王牧師也不愧是一個美國製的紳士。

約莫修完了半邊臉皮，他便逼近鏡面去細細地端詳，又不斷地用指頭往臉上摸。於是他不期然地破顏一笑：今年雖三十九歲了，但的確比十五年前還白嫩得多。記得二十四歲那年，他還不會「出洋」，僅在一個小鎮上做牧師；有一次在聖誕節晚上，大家都去看學生們演劇去了，他却偷偷的把一位女學生邀到校庭的鞦韆架邊去飽吻了一頓。可是，當時那位十六歲的女學生却嫌他的皮膚太粗糙，第二天還在抱怨他幾乎把臉都給擦破了。他想，要是現在，不知那位女學生會要快樂到怎樣。

於是王牧師聳了聳肩膀，同時又眨了眨得意的眼睛。這種返老還童之功，他想當推回國後的豐衣足食。自從別了一年零三個月的哈佛大學，承了澤主教的恩寵，回來任了這個教區的牧

師後，他便真像作了洋官似的，整日舒服地坐在家中，對教友們運用着美國學來的交際手腕，再也不像從前住在小鎮上時，要親自到各教友家中去作拉攏聯絡的工作了。

至於飲食方面，王牧師也是嚴加考究過的。在榮任要職之後，本來完全採用洋食以符觀瞻的，然而，一天忽然聽着一位洋牧師讚美中國菜的滋補過後，他便決心採用中外合璧的辦法，於是一天早上是麵包和乳酪，另一天早上又是燕窩粥和合包蛋，這幾乎成了他的定例了。

由身體想起飲食，又由飲食想起了西崽。於是王牧師覺得今早上因為口味不合而發出的那頓臭罵，未免稍有點過火。因為那與講福音書時的態度確是兩樣，似乎有些暴露了牧師的真面目。可是這種自仄的心情，轉瞬便也釋然了；講壇上讀福音書的時候是對待上帝，這一頓臭罵是給下人的，「御下有方」原是中國的「明訓」，這兒原也不妨採用「國粹」的呀！

王牧師的輕快的心情，忽然被樓梯上一陣輕慢的足音所擾亂。他不期然地把剃刀放下，像個頑皮孩子似的，一閃便躲到門後去了。原來王牧師也有「以足音辨人」之能，聽着這種緩慢而稍帶幾分怯意的步調，他已把來人猜得一準二確的了。

門上先敲了幾聲。可是牧師不響，祇把身體向牆上靠緊些。他想真有趣，這孩子也天真起來，

在和他開玩笑了。門外又敲了兩聲。然而牧師還是不響。他見着門上的把手一動，門隨即開了一半，一個有辮子的頭先從鏡子中映出來，繼續便是叫了一聲「老爺！」然而牧師還是不應，把身體再向牆上靠緊些，恰像一隻貓兒要捕老鼠的樣子。於是那辮子頭這纔把全身都送進這沐浴室內來了。就在這一刹那，那門猛烈地反闖過去，王牧師用勁地抱住了辮子頭。

「老爺，快放了罷！太太還在樓下的。」

辮子頭在牧師的兩臂中發抖。極力躲避那還有一半不曾刮去的鬚髭。

「小傢伙，你撒謊！」

「快放了罷，太太知道了要打我的！」

牧師不答。他的嘴正忙着追求辮子頭的嘴。

然而正在這時，樓下果然響來了「桂枝！」的喚聲。聲音是那般的尖銳，那般的歇斯特里，使牧師急忙放手，雙目有些瞪然了。「真倒霉！早上就說要到惠羅公司去，現在竟還在家裏！」

牧師正在這樣晦氣的時候，他纔聽着桂枝告訴他說樓下有客來會；同時桂枝很忙迫地走到樓梯上時，他便聽着「拍！」的一聲響來，他知道這是太太的耳光打在桂枝的臉上，而且又聽

着太太還罵了點什麼。

二

樓下的客廳坐着王牧師夫妻兩個，客人已經走了。上等英國花布的淡紅色的窗幃，當着懶懶的陽光，使客廳內全泛着一層水紅色的空氣。

牧師太太不說話；桌面托着她的手肘，手肘又托着腦袋，彷彿在想心事。

牧師則抽着紙煙；眼睛間或不滿地瞅一瞅太太。真討厭，愈打扮愈難看，腰幹發育得像一個酒罈子，四肢肥圓得像豬一樣，還要穿紅着綠的！因此牧師也有點討厭基督教了；爲什麼要主張一夫一妻制呢！關於這一點，他以爲回教確是方便得多啦。

由太太想到桂枝身上時，牧師又不自禁地眨了眨眼睛。他想要趕快設法纔行，大約有兩三個月了，到了肚皮挺出來時，那便不是好玩的。他又想畢竟還是婦人傻，從前在教友聯歡會上同梅麗跳舞了一次，太太便整整鬧了兩個月，到現在還不讓他與梅麗接近，然而她似乎還不曾看穿自己和桂枝的事來。一個女人還是不要把丈夫管束嚴厲了的好，假如太太多讓他與女性們公開地「社交」，他也便不會到桂枝身上去偷偷摸摸的了。這樣一想，牧師遂愈覺得他太太是

「答由自取」的。

「對於剛才這人，你打算怎樣應付呢？」

牧師將大使牌的香煙屁股向痰盂內一擲，正打算退出客廳時，忽被太太一句問話留住了。於是 he 不得不又坐下來無精打彩地說：

「窮教友的忙真幫不完。說老實話：因為自己從前也苦過來，所以纔介紹了四十塊錢一月的教員給他做，現在却又要替他的兒子介紹進洋行。」

「可是明天復活節別人還送了那麼多的禮物呀！」

這時太太的又肥又大的屁股也落到沙發上來，使椅墊沉下去了許多。牧師想：說便說，何必這樣挨挨擦擦的坐在一堆呢。而且那雀斑上堆的粉氣也太刺鼻了。

「這有什麼稀奇！求人時自然要送禮，不求人才可以自大呢。」

「可不是！所以我說少得罪一人便少一件事。要是前次你答應了保送張教友的兒子去留學，恐怕他也不會在外面放出你的『奢華過度，有失牧師的身份』等等謠言罷。」

牧師想這話倒也有理。畢竟太太的心機是靈敏的。他之所以有今日的地位，都多承得太太

的這種處世的精鍊，和善於對教友們的籠絡應酬。照這情形看來，他將來的地位，說不定還要高昇的。王正廷、余日章輩算得什麼東西！還不是一個善於交際的基督教徒，還不是善於與洋人們交際，英文說得還漂亮罷了。有妻若此，將來何患不能當個把外交部長，或者什麼代表之類呢。於是牧師覺得太太的身材不苗條，也不過僅是一點美中不足而已。

這時牧師把白金眼鏡取下來，想掉過臉去同太太親一個嘴，但不知怎的又臨時作罷，僅僅把鏡片揩了一揩，又架上了鼻梁去了。正在這時，太太又告訴他另一個故事：

「你曉得麼？張教友着實在外邊捏詞設謗你呢！還談起桂枝的事的……」

聽着「桂枝」兩字，王牧師不覺內心一怔；他想在家尙未發覺之事，未必外邊已有人知道了麼？可是幸好太太又說：

「是女會吏周若麗告訴我的；說他在外邊說我們一點人道都沒有，把桂枝領來幾天，便把她當成了頭用……」

原來是這樣一回事！牧師心上一塊石頭放下了。他知道這錯不在自己，而在太太。桂枝是在去年大水災時，由一個基督教會所組織的婦孺救濟會中領來的。那時被水沖得無家可歸的村

姑鄉女，都是成千累萬，而爲聖品中人的牧師教士，也就個個大慈大悲，每也都以上帝的名義來領一個回去養育，王牧師與太太，便特別看中了桂枝。當時據太太的心意，以爲桂枝大一點，可以幫幫家中的忙，牧師不知怎的也覺得多幾歲纔方便些。

「誰叫你把她當了頭使呢。所以，我說至少衣服要給她穿漂亮點纔好。」

牧師是理直氣壯的。這樣說，然而太太却向他做了一個鬼臉；她頂不喜歡桂枝穿得太漂亮了。

「誰使用她呢！」太太抗議道，「不過小小的事要她做一點罷了；誰吃了飯不作點事？至少桂枝還在我們家裏，你不見周若麗領一個來便馬上送與一個討不到親的白癡姪兒作童養媳去了麼。」

「哦！就是同桂枝一同領來的那個叫……叫什麼招弟的麼？」

「當然就是她！」

於是牧師有些感嘆了。他想這位女會吏周若麗的確是一面獻身與上帝，當了老處女，一面又常常顧慮到後嗣問題的；既然領了一個姑娘來作女兒，現在爲何又要送人呢！可是太太隨即

在旁邊給他解釋得一清二楚；原來女會吏以爲十三四歲的女孩子太大了，長大成人之後，恐怕會不認她，所以現在又用三十塊錢買了一個半歲的小孩，正天天忙着僱奶娘呢。

「別人這樣的行爲都不曾招人談論，爲什麼單單要談到桂枝呢？這都是你近來對人欠聯絡的過。」

太太把女會吏的事情交代清爽之後，便又這樣說，少得罪一人便少一件事，得拉攏時便要拉攏，乃是她的結論。

太太的處世哲學雖然使牧師佩服，可是同太太長談，畢竟是沒多大興趣的。牧師早就想要走開，他以爲趁此便可告一結束了。於是他說：

「剛才的教友的事，我放在心上好了；可是你到惠羅公司的時候，替我擇兩件印度綢襪衣帶回來罷。」

「放在心上？你這人真是性子緩，別人眼巴巴地等着的呢！依我的意見，今天便可把這事託付姜買辦……」

「可是明天是復活節，我那有工夫去？」

「誰叫你去，你這時的性子倒又急起來了，連別人的話都不聽完。」

牧師又取一枝香煙出來點上，他覺得太太的囁嚅似乎還長。

「所以……所以我想把這話先告訴姜買辦的太太，橫豎她今天晚上還請吃飯的，你聽着沒有？真討厭，就是那樣吐煙圈！」

太太在牧師的腿上捏了一把，牧師苦笑了一下。

「所以……所以我今天的路程是這樣：你聽啦！我先到惠羅公司去把東西揀好，送姜太太的由我的車子一同帶去，自家用的就叫公司直接送來，你記着呀！送來的時候你要把東西點清爽，還有……四點鐘詩歌班練習讚美歌的時候，我當然不能夠回來，所以……所以我不會幫你奏琴，所以你去請那邊的瞎子來奏好了。」

牧師覺得今天太太說話時的「所以」特別多。他用勁地將煙吸了兩口，然後像牡牛噴氣似的，猛地吹出一陣白霧，意思無非是催促太太的話快完。

「還有……姜太太是喜歡看戲的，晚餐後說不定要奉陪一下。嗯，你說是不是？既要拜託人，免不了是要奉陪的呢。所以……所以如果我若回來遲了一些，你便先睡，叫桂枝留心聽門好。」

了。」

太太站了起來；同時牧師的煙屁股也落到痰盂中去，他這纔覺得身上輕鬆了一些。

三

三月間的太陽，老是把人烘得軟綿綿的。庭園角上的母貓也彷彿是四肢無力，整天懶洋洋的在那兒打盹。到處的樹木都發嫩芽，養花的天氣到了。

明日是復活節，繼續是教會中人的行樂週。將到晚時，牧師有些坐立不安，心頭總是有些跳動，時時落到沙發上去，長長地伸個懶腰。然而他終於忍耐地在禮拜堂中領導着衆教友做過晚禱，板起面孔讀過了懺悔經，在職務上牧師是沒有一點差錯的。

溜回家時，王牧師便先往那間小房門一望，裏面電燈是開着的，有一張小臉似乎在埋頭做活。然而牧師還是走到自己的臥房來了。

平常看慣了的臥房，今晚上特別有些誘惑人。牧師望了望那張床，床上的鴨絨被蓋，被蓋邊的枕頭。他又看看手錶，知道了時間還早；「姜太太是喜歡看戲的，晚餐後說不定要奉陪一下。」他想今晚上是一個難得的良宵了。換上拖鞋後，牧師便在北平地毯上來回地走，像一隻剛獲到

食物的老虎，暫時把這食物放在旁邊，在細細地想怎樣來嚙嚼一樣。大約走到三四次上，他忽然在角落邊的鏡臺上取了一瓶葡萄酒來喝了兩杯，隨即開門叫「桂枝！」

桂枝站在門前有些遲疑，牧師的要笑不笑的臉，和那對迷迷的眼睛，使她已經明白是怎樣一回事。不過關於這樣的事，她從來也沒有加以拒絕，而且也不敢拒絕。媽媽和爸爸都被水沖走了，她祇知道王牧師是給飯與她吃的人，那簡直是等於無上的權威者。

因之桂枝又被王牧師抱進臥房中去了——真的是用兩隻手「抱」進去的。

然而桂枝今晚上却也稍稍有點異樣；當牧師的嘴從那張小嘴上取下來時，他覺得自己的顴骨上沾了一點什麼。待他雙手捧起那張小臉來端詳時，知道那果然是桂枝的眼中流出來的東西。這太煞風景了！今晚上應當是笑纔好。於是牧師想怎樣使她笑。

「你想穿新衣服麼？我明天一定叫太太給你扯點衣料。」

可是桂枝搖頭。

「你喜歡金戒指麼？我也可以叫太太給你一個。」

可是桂枝還是搖頭。

牧師豁然大悟了。桂枝一定是想起了那樁心事。於是他伸手去摸着她的下腹，說：

「啊，對了！你一定是想起這個。你別作急，我自然有辦法；太太面前說不好，我便私自與你租一個小房子。」

然而桂枝也僅僅張起一對眼睛望着他，似乎還不懂得牧師的話。

「奇怪啦。還不是爲的這個？那末，乖乖，你究竟想起了什麼呢？你說罷，總有辦法的。」

「我……我還想見一次媽媽和爸爸。昨……昨晚我……我還夢見他們是活着的。」

桂枝這纔抽動肩膀，放聲哽咽起來，可是牧師祇覺得事情更糟了。

「傻傢伙！你想那樣大的水沖了去，還會有活的麼？別想那樣的事，喝點酒就會快樂的。」
牧師把杯子送到小嘴邊去。小嘴雖然沒有喝，可是也就無可奈何地笑了笑。

「那末，還是你拿着我喝罷。你這小手端過的酒特別有味。」

於是牧師把酒盞放到桂枝的小手中，又用自己的手來捏着那小手，把酒盞向自己的口裏

傾。

這樣接連傾了幾杯，牧師的心更有些蕩然了。他不自禁地伸手去摸着那對小小的乳峯，

「恰恰够握一把。繼續便是解衣卸。」桂枝有些發抖了，可是仍然沒有拒絕；她總是想着：對於這樣拿飯與自己吃的人，怎敢拒絕呢！

就在這「怎敢拒絕」的情形下面，牧師很順遂地脫去了她的外衣，又解開了她的汗衫。然而汗衫一脫，牧師却不得不忽然停手了，因為那胸膛上現出了紫斑斑的一塊，真難看。

「這是什麼？」牧師摸着那塊紫斑斑的肉。

「莫摸！——痛呢。」桂枝這次却本能地拒絕了。

「怎樣來的，那末？」

「是……是太太呢。」

牧師明白了。他想婦人心真毒，不知幾時打得這樣厲害。難怪外邊有人在議論了。事實上，太太不知道牧師的這樣的偷偷摸摸，牧師也同樣不知道太太在怎樣待過桂枝，——在表面上，他們都不失為聖品中人。然而牧師想這塊紫斑斑的東西的確也是煞風景的，應得想個辦法纔行。於是他擡起頭來向四周打望。恰巧角落上的一隻褐色皮箱便把他的視線吸住了。對了！這是太太今天下午纔叫惠羅公司送來的，裏面的東西他點得一清二楚。於是他走去把皮箱打開；裏面

先是一疋紅花的喬其紗，牧師將它捧開了；繼續是一雙高跟鞋和長統絲襪，這當然也是不中用的；第三次是一套錦緞製的短的室內服，牧師看了看，但仍然扔開了；於是索性往底一翻，這纔果然有了，牧師笑嘻嘻的提起一件水紅色的睡衣來。他想把太太還不曾穿過的，這傢伙穿起來，既可以遮去那塊紫斑斑的東西，同時又可以替桂枝復點仇——太太確是有些過火了。

「這給你穿上，好不好？」

桂枝不響。像小孩子在新年時候，得着一位生疏的客人要給糖果吃似的，祇呆呆地望着。可是牧師並不等待她來接受，便把她原來的上下汗衣都脫得一絲不掛，再把這美麗的睡衣給她穿上了。還不錯，雖然寬大了點，然而這飄飄然的樣兒，倒反別有風味。

「再斟杯酒與我喝；看，穿上這衣服，你真比太太漂亮得多了！」

牧師將酒瓶塞到桂枝手上；桂枝斟了；牧師一飲而盡。繼續又是一杯，牧師便覺得心中更有些熱烘烘的了。

「乖乖！好好和我玩一下。改天我就照這樣的衣服與你買一套，你可別再想爸爸和媽媽了。」

可是聽了爸爸和媽媽幾字，桂枝偏又想起來了。牧師的嘴剛送到小嘴上，兩顆眼淚，撲漱地又落到他的臉上。但是牧師並不覺得怎樣，他的熱烘烘的心使他把桂枝從膝上推到床上，順便又扭息了電燈。

可是不久電燈又忽然打開了。還很急促地走進來一個人，「迅雷不及掩耳」的扯開了他們的鴨絨被蓋。牧師眼昏昏的認得這面孔確是有些像太太，但是他想今晚上的戲爲什麼演得這樣的快呢！桂枝一下立起來想跑，但却早被太太一把抓來，劈臉就是兩耳光；隨即「撕——」的一聲，粉紅色的睡衣，扯成了兩片。

「不識羞的賤貨，還穿你娘的睡衣！」

牧師想：「糟了！母老虎發起威來，是勢不可當的！」太太的動作果真敏捷，牧師還未想好，一個有勁的耳光回打過來，耳門上便是噙的一聲；而且在這噙噙的耳鳴聲中，彷彿還聽着太太在罵「老不正經的傢伙，虧你還在做牧師」等話。轉瞬牧師又見着太太回身過去扭着桂枝的耳朵，使勁地將她牽出門外去了，同時又有些「忘恩背義的東西，改天再慢慢地辦你」的聲音，從門外返送進來。

四

然而這一幕小小的悲劇，絲毫不曾影響到耶穌的復活節，次日一清早，禮拜堂的禱鐘，還是照例的響得起勁。衆教友漸漸麤集起來，有的裝起敬虔的臉孔，步伐很是急促，有的則懶洋洋地拖着腳走，還要邊走邊談。

禮拜堂內，最初是兩個男學生由聖壇旁的聖衣房內走出，將聖壇上的兩排裝成蠟燭模樣的電燈捻燃，繼續便是一個穿白色聖衣的人走到宣講臺前，沙起喉嚨報告了一首讚美歌的篇名。聖壇邊的琴聲一響，堂中的衆教友便一齊站起來，提高嗓子依着琴聲拚命地唱。約莫唱了一節的樣兒，聖衣房門便呀然大開，一大羣像白鵝般的東西，魚貫地走出來了。爲首的是一個穿白衣的牧師，兩手高擎着白緞子的聖旗作前導，後面跟着一大羣十來歲的着白色服裝的童男童女，童男童女後面又是十來個二十歲左右的男女學生詩歌班。詩歌班後面是五六个披白色袈裟，項上戴有白緞子上着金的聖帶的牧師。殿後的纔是王牧師，他沙起嗓子在督隊。

這一大羣人馬繞着禮拜堂走了一周，轉到聖壇前來佔定了坐位後，便有一個禿頭的傢伙率領着讀了「信條」與「禱文」。儀式行至中段時，便是王牧師唸耶穌的「十誡」。今天王牧

師的心情雖略有些不寧，然而他仍然威儀楚楚，必恭必敬地由神壇上取過聖書，捧在手中，一時只聽得嘩啦一聲，全堂衆生都像觸了電似的，立刻跪下來了。於是王牧師左手托着聖書，右手向天高舉着，沙起嗓子，一字一板地大聲唸道：

「不可拜偶像」

「不可殺人」

「不可姦淫」

「……………」

「不可貪慕人的房屋，妻女，僕婢，……」

唸完「十誡」之後，又是唱讚美歌，讀聖經，唸祈禱文。這幾套「刻板文章」反覆地鬧了幾
次後，纔又輪到王牧師講聖經的節目上來。於是他先走到講經臺前，兩眼朝天閉着，一面右手在
胸前畫十字，一面高聲唸道：

「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亞們。」

王牧師的講經題名，是取的約翰福音第三章十六節上的一句話：「上帝愛世人，甚至將他

的獨生子賜給世人，叫凡信他的人，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然而這幾句聖經，照例祇不過像中國藥方中的藥引子一樣，於講經的內容，並無若何關係。至於要講的名言聖道，全在乎牧師的「遇物生春」的滔滔懸河的口才。於是王牧師先講了幾句耶穌受難復活的老調，一轉便談到了中國的國勢不振，實由於人民對基督教信仰的淺薄，再轉到中國基督教會是到了一個嚴重的危機。他說，美國教會就要停止供給中國教會的經費了，大家再不努力起來，中國教會便要倒塌。美國教會的錢，是美國的善男信女捐助，所以深望中國的教友們努力奮起，下個決心，將各人每月的收入捐助幾分，以謀中國教會的獨立。於是王牧師愈說愈起勁，末了大聲地結論道：

「上帝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世間，使我們能得永生；因此，我們應當如何愛上帝，纔能報答上帝呢？其唯一的方法祇有捐助教會！所以望各位信徒善士，努力捐助，亞們。」

可是，王牧師正結論到此，突然間，外面「噓！」的一聲，像是一個笨重的東西，由高處摔下，接着有一個很熟的聲音說了一句：「呀，跌死了！」

王牧師聽得很清楚，這原是花匠老丁的話聲。這時禮拜堂內敬聽着王牧師的高論的衆教友微微騷動了一下，但畢竟大家都不失為正在做儀式的信徒，隨即歸於寧靜了。祇有王牧師驟

然打了個寒噤，馬虎地走下了聖壇。

儀式一完，禮堂內的衆人，這纔像決了隄的水似的，一齊向外湧去，不到一刻工夫，院落中早已是人聲鼎沸了。

「連腦漿都跌出來了，真是可憐！」

「是誰呀？」一個尖嗓子這樣問。

「是王牧師家的桂枝，由……由四層樓上的窗子跌下來的。真……真駭人！跌下來，後祇有那下肚特別動得厲害。」

花匠老丁正在一面做手勢，一面作報告，祇見王牧師氣咻咻的排開衆人走了過來，略有些慌張地大聲地說：

「各位教友，沒有什麼的。這是我去年從水災婦孺救濟會領來的女子。大概是因神經太受刺激了的原故罷，領來後便時時發現，她有神經病；我曾請醫生替她診察過，但總是不能十分痊愈，大約今早上又是病態發作纔跌下來的罷。趁各位教友都在這裏，我們來爲這可憐的女子告一番好了。」

衆教友雖暫時面面相覷，但畢竟大家也無異議。

這時坐在聖壇旁邊，什麼也不知道的奏琴的瞎子，依然在那兒賣氣力地下勁奏着：

「基督，我們復活節的羔羊，而今被獻爲祭……」

舊宅

穆時英

「諭南兒知悉：我家舊宅已爲俞老伯購入，本星期六爲其進屋吉期，屆時可請假返家，同往祝賀。切切。」

父字 十六日

讀完了信，又想起了我家的舊宅，便默默地抽一支淡味的煙，在一種輕淡的愁思裏邊，把那些褪了色的記憶的碎片，一片片地檢了起來。

舊宅是一座軒朗的屋子，我知道這裏邊有多少房間，每間房間有多少門，多少燈，我知道每間房間牆壁上油漆的顏色，窗紗的顏色，我知道每間房間裏有多少釘——父親房間裏有五枚，我的房間有三枚。本來我的房間裏是一枚也沒有的，那天在父親房間裏一數有五枚釘，心裏氣不過，拿了釘去敲在牀前地板上，剛敲到第四枚，給父親聽見了，跑上來打了我十下手心，吩咐下次不准，就是那麼瑣碎的細事也還記得很清楚。

還記得園子裏有八棵玫瑰樹，兩棵菩提樹；還記得臥室窗前有一條電線，每天早上醒來，電

線上總站滿了麻雀，衝着太陽歌頌着新的日子，還記得每天黃昏時，那叫做根才的老園丁總坐在他的小房子裏吹笛子，他是永遠戴着頂帽結子往下陷着點兒的，骯髒的瓜皮帽的，還記得暮春的下午，時常坐在窗前，瞧屋子外面那條僻靜的路上，聽屋旁的田野裏杜鵑的雙重的啼聲。

那時候我有一顆清靜的心；一間清淨的，奶黃色的小房間。我的小房間在三樓，窗紗上永遠有着電線的影子，白鴿的影子。推開窗來，就可以看到青天裏一點點的，可愛的白斑痕，便悄悄地在白鴿的鈴聲裏懷念着人魚公主的寂寞，小鉛兵的命運。

每天早上一早就醒來了，屋子裏靜悄悄的沒一點人聲，只有風輕輕地在窗外吹着，像吹上每一片樹葉似的。躺在牀上，把枕頭底下的共和國民教科書第五冊掏出來，低低地讀十遍，背兩遍，才爬下牀來，赤腳穿了鞋子走到樓下，把老媽子拉起來叫給穿衣服，洗臉。有時候，走到二層樓，恰巧父親們打了一晚上牌，還沒睡，正在那兒吃點心，便給媽趕回來，叫閉着眼睡在牀上，說孩子們不准那麼早起來。睡着睡着，捱了半天，實在捱不下去了，再爬起來，偷偷的掩下去，到二層樓一拐灣，就放大了膽達達的跑下去：

『喝，小壞蛋，又逃下來了！』媽趕出來，一把抓回去，打了幾下手心才給穿衣服。

跟着媽走到下面，父親就抓住了給洗臉，鬧得一鼻子一耳朵的膩子沫，也不給擦乾淨。拿手指挖着鼻子孔，望着父親不敢說話。大家全望着笑。心裏氣，又不敢怎麼着，把膩子沫全抹在媽身上，媽笑着罵，重新給洗臉，叫吃牛奶。吃了牛奶，抹抹嘴，馬上就背了書包上學校；媽總說：

「傻子，又那麼早上學校去了，還只七點半呢。」

晚上放學回去，總是一屋子的客人，煙酒和談笑。父親總脚着雪茄坐在那兒聽話匣子裏的「洋人大笑」聽到了末了，把雪茄也聽掉了，腰也笑彎了，一屋子的客人便也跟着笑彎了腰。父親愛喝白蘭地，上我家來的客人也全愛喝白蘭地；父親愛上電影院，上我家來的客也全愛上電影院；父親信八字，大家就全會看八字。他們會從我的八字裏邊看出總統命來。

「世兄將來真是了不得的人物！我八字看多了，就沒看見過那麼大紅大紫的好八字。」

父親笑着摸我的腦袋，不說話；他是在我身上做着黃金色的夢的。每天晚上，家裏要是沒有客人，他就叫我坐在他旁邊讀書，他閉着眼，抽着煙，聽着我。他臉上得意的笑勁兒叫我高興得一遍讀得比一遍響。讀了四五遍，媽就趕着叫我回去睡覺。她是把我的健康看得比總統命還要重要的。媽喜歡打牌，不分管我，要父親也別太管緊了我，老跟父親那麼說：

「小孩子別太管嚴了，身體要緊，讀書的日子多着呢！」

父親總笑着說：「管孩子是做父親的事情，打牌才是你的本分。」

真的，媽的手指是爲了骨牌生的；這麼一來，父親的客人就全有了愛打牌的太太。我上學校去的時候，她們還在桌子上做中發白的三元夢；放學回來，又瞧見她們精神抖擻地在那兒和雙翻了。走到媽的房間裏邊，趕着梳了辮子的叫聲姑姑，見梳了頭的叫聲丈母；那時候差不多每一個女客人都是我的丈母，這個丈母摟着我心肝，乖孩子的喊一陣子，那個丈母跟我親親熱熱的說一回話，好不容易才掙了出來，到祖母房間裏去吃蓮心粥。是冬天，祖母便端了張小椅子放在壁爐前面，叫我坐着烤火，慢慢兒的吃蓮心粥。天慢慢兒的暗下來，爐子裏的火越來越紅了，我有了一張紅臉，祖母也有了一張紅臉，坐在黑兒裏邊喃喃地唸佛，也不上燈。看看地上的大黑影子，再看看爐子裏烘烘地燒着的紅火，在心裏邊商量着還是如來佛大，還是玉皇大帝大；就問祖母：

「奶奶，如來佛跟玉皇大帝誰的法力大？」

祖母笑，說：「傻子，罪過。」

便不再作聲，把地上躺着的白貓抱上，叫睡在膝蓋兒上不准動。貓肚子裏打着咕嚕，那隻大

鐘在後邊兒嗒嗒地走，我靜靜兒的坐着，和一顆平靜空寂的心臟一同地。

是夏天，祖母便捉住我洗了個澡，撲得我一臉一脖子的爽身粉，拿着蓮心粥坐到園子裏的菩提樹下，緩緩地揮着扇子。躺在籐椅上，擡起腦袋來瞧烏鴉成堆的打紫霞府下飛過去。那麼寂靜的夏天的黃昏，籐椅的清涼味，老園丁的幽遠的笛聲，是怎麼也不會忘了的。

一顆顆的星星，夜空的眼珠子似的睜了滿天都是，祖母便教我數星：

『牛郎星，織女星，天上有七十七顆掃帚星，八十八顆救命星，九十九顆白虎星……』

數着數着便睡熟在籐椅裏了，醒來時却睡在祖母牀上，祖母坐在旁邊，拿扇子給我趕蚊子，手裏拿着串佛珠，打翻了一碗豆似地，悉悉地唸着心經。我一動，她就按着我叫慢着起來，說：

『剛醒來，魂靈還沒進竅呢。』

便靜靜地躺在牀上。

那隻大燈拉得低低的壓在桌子上面，燈罩那兒還紮了條大手帕，不讓光照到我臉上。桌子上面放了一臉盆水。數不清的，青色的小蟲繞着電燈飛，飛着飛着就掉到水裏邊。那些青色的小蟲都是我的老朋友，我天天瞧它們繞着燈儘飛，瞧它們糊糊塗塗地掉到水裏邊。祖母房間裏的

東西全是我的老朋友，到現在我還記得它們的臉，它們的姿態的：牀下的那隻銅腳爐生了一臉的大麻子，做人頂誠懇，跟你講話就像要把心掏出來你看似的；掛在窗前的那柄紗團扇有着輕佻的身子；那些紅木的大椅子，大桌子，大箱大櫃全生得方頭大耳，挺福相的。

舖到七點鐘模樣，才爬起來，到樓上和媽一同吃飯。每天晚餐裏總有火腿湯的。因為我頂愛喝火腿湯，吃了飯，就獨自個兒躲在房間裏，關上了房門，爬在桌子底下，把一些傢私掏出來玩着。我有一隻小鐵箱，裏邊放了一顆水晶彈子，一張畫片，一隻很小的金元寶，一塊金鎖片，一隻水鑽的銅戒指，一把小手槍，一枚針——那枚針是我的奶媽的，她死的時候，我便把她繫鞋幫的針偷了來。桌子底下的牆上有一個洞，我的小鐵箱就藏在這裏邊，外面還巧妙地按了層硬紙，不讓人家瞧見裏邊的東西。

抓抓這個，拿拿那個，過了一回，玩倦了，就坐在桌子底下喊老媽子。老媽子走了進來，一面喘着：

「這麼大的孩子，還要人家給脫衣服。」一面把我按在牀上，狠狠的給脫了襪子，鞋子，放下帳子，把牀前的綠紗燈開了，就走了。

躺着瞧那綠紗裏的一朵安靜的幽光，朦朧地想着些夏夜的花園，笛聲、流水、月亮、青色的小蟲，又朦朧地做起夢來。

禮拜六，禮拜天，和一些放假的日子也待在家裏。那些悠長的，安逸的下午，我總坐在園子裏，和老園丁，和祖母一同地；聽他們講一些發了霉的故事，笑話。除了上學校，新年裏上親戚家裏拜年，是不准走到這屋子外面去的。我的宇宙就是這座屋子，這座屋子就是我的宇宙，就爲了父親在我身上做着黃金色的夢：

『這孩子，我就是窮到沒飯吃，也得餓着肚子讓他讀書的。』那麼地說着，把我當了光宗耀祖的千里駒，一面在嘴角兒那兒浮上了得意的笑。父親是永遠笑着的，可是在他的笑臉上有着一對沉思的眼珠子。他是個剛愎，精明，會用心計，又有自信力的人。那麼強的自信力！他所說的話從沒一句錯的，他做的事從沒一件錯的。時常做着些優美的夢，可是從不相信他的夢只是夢；在他前半世，他沒過挫折，永遠生存在泰然的心境裏。他是愉快的。

母親是帶着很濃厚的浪漫諦克的氣分的，還有些神經質。她有着微妙敏銳的感覺，會聽到人家聽不到的聲音，看到人家看不到的形影。她有着她自己的世界，沒有第二個人能跑進去的。

世界，可是她的世界是由舒適的物質環境來維持着的。她也是個愉快的人。

祖母也是個愉快的人。我就在那些愉快的人，愉快的笑聲裏邊長大起來。在十六歲以前，我從不知道人生的苦味。

就在十六年那一年，有一天，父親一晚上沒回來。第二天，放學回去，屋子裏靜悄悄的沒一點牌聲，談笑聲，沒一個客人，下人們全有着張發愁的臉。父親獨自個兒坐在客廳裏邊，狠狠地抽着煙，臉上的笑勁兒也沒了，兩圈黑眼皮，眼珠子深深地陷在眼框裏邊。只一晚上，他就老了十年，瘦了一半。他不像是我的父親；父親是有着愉快的笑臉，沉思的眼珠子，蘊藏着剛毅堅強的自信力的嘴的。他只是一個頹喪，失望的陌生人。他的眼珠子裏邊沒有光，沒有愉快，沒有憂慮，什麼都沒有，只有着白茫茫的空虛。走到祖母房裏，祖母正閉着眼在那兒唸經，瞧我進去，便拉着我的手，道：

『菩薩保佑我們吧！我們家三代以來沒做過壞事呀！』

到母親那兒去，母親却躺在牀上哭。叫我坐在她旁邊，嘮嘮叨叨地跟我訴說着：

『我們家毀了！完了，什麼都完了！以後也沒錢給你念書了！全怪你爹做人太好，太相信人家，現在可給人家賣了！』

我却什麼也不愁，只愁以後不能讀書，眼前只是漆黑的一片，也想不起以後的日子是什麼顏色。

接着兩晚上，父親坐在客廳裏，不睡覺也不吃飯，也不說話，儘抽煙，誰也不敢去跟他說一說話；媽躺在牀上，腫着眼皮病倒了。一屋子的人全悄悄的不敢咳嗽，蹣着腳走路，湊到人家耳朵旁邊低聲地說着話。第三天晚上，祖母哆嗦着兩條細腿，叫我扶着摸到客廳裏，喊着父親的名字說：「錢去了還會回來的，別把身體糟壞了。再說，英兒今年也十六歲了，就是倒了霉，再過幾年，小的也去世了，我們家總不愁餓死。我們家三代沒做過壞事呵！」

父親嘆了口氣，兩滴眼淚，蝸牛似的，緩慢地，沉重地從他眼珠子裏掛下來，流過腮旁兒，篤篤地掉到地氈上面。我可以聽到它的聲音，兩塊千斤石跌在地上似的，整個屋子，我的整個的靈魂全振動了。過了一回，他才開口道：

『想不到的！我生平沒傷過陰，我也做過許多慈善事業，老天對我爲什麼那麼殘酷呢！早幾天，還是一屋子的客人，一倒霉，就一個也不來了。就是來慰問慰問我，也不會沾了晦氣去的。』

又深深地太息了一下。

『世界本來是那樣的。色卽是空，空卽是色——菩薩保佑我們吧！』

『真的菩薩嗎？嘻嘻！』冷笑了一下。

『胡說！孩子不懂事。』祖母噙了聲佛，接下去道：『還是去躺一回吧。』

八十多歲的老母親把五十多歲的兒子拉着去睡在牀上，不准起來，就像母親把我按在牀上，叫閉着眼睡似的。

過了幾天，我們搬家了。搬家的前一天晚上，我把桌子底下的那隻小鐵箱拿了出來，放了一張紙頭在裏邊，上面寫着：『應少南之臥室，民國十六年五月八日。』去藏在我的祕密的牆洞裏，找了塊木片把洞口封住了；那時原懼了將來賺了錢把屋子買回來的心思的。

搬了家，愛喝白蘭地的客人，也不見了，愛上電影院的客人也不見了，跟着父親笑彎了腰的客人也不見了。母親沒有了愛打牌的太太們，我沒有了總統命，沒有了丈母，沒有奶黃色的小房間。

每天吃了晚飯，屋子裏沒有打牌的客人，沒有談笑的客人，一家人便默默地懷念着那座舊宅，因為這裏邊埋葬了我的童年的愉快，母親的大三元，祖母的香堂，和父親的笑臉。只有一件東

西父親沒忘了從舊宅裏搬出來，那便是他在我身上的金黃色的夢。抽了飯後的一支煙，便坐着細細地看我的文卷，教我學珠算，替我看臨的黃庭經。時常說：『書算是不能少的裝飾品，年紀輕的時候，非把這兩件東西弄好不可的。』就是在書算上面，我使他失望了。臨了一年多黃庭經，寫的字還像爬在紙上的蚯蚓；珠算是稍爲複雜一點的數目，便會把個十百的位置弄錯了的。因爲我的書算能力的低劣，對我的總統命也懷疑起來。每一次看了我的七歪八倒的字和莫明其妙的得數，一層鉛似的憂鬱就浮到他臉上。望着我，儘望着我；望了半天，便歎了口氣，倒在沙發裏邊，揪着頭髮：

『好日子恐怕不會再回來了！』

我不敢看他的眼珠子，我知道他的眼珠子裏邊是一片空白，叫我難受得發抖的空白。

那年冬天，祖母到了她老死的年齡，在一個清寒的十一月的深夜，她閉上了眼瞼。她死得很安靜，沒喘氣，也沒捏拗，一個睡熟了的老成人似地。她最後的一句話是對父親說的。

『耐着心等吧，什麼都是命；老天會保佑我們的。』

父親沒說話，也沒淌眼淚，只默默地瞧着她。

第二年春天，父親眼珠子裏的憂鬱淡下去了，潑潑的春意好像把他的自信力又帶了回來，臉上又有了愉快的笑勁兒。那時候我已經住在學校裏，每星期六回來總可以看到一些溫和的臉，吃一頓快樂的晚飯，雖說沒有客人，沒有骨牌沒有白蘭地，我們也是一樣的裝滿了一屋子笑聲。因為父親正在拉股子，預備組織一個公司。他不在家的時候，母親總和我對坐着，一對天真的孩子似地說着發財以後的話：

「發了財，我們先得把舊宅贖回來。」

「我不願意再住那間奶黃色的小房間了，我要住大一點的。我已經是一個大人咧。」

「快去騙個老婆回來！娶了妻子才讓你換間大屋子。」

「這輩子不娶妻子了。」

「胡說，不娶妻子，生了你幹嗎？本來是要你傳宗接代的。」

「可是我的丈母現在全沒了。」

「我們發了財，她們又會來的。」

「就是娶妻，我也不願意請從前上我們家來的客人。」

「那些勢利的混蛋，你瞧，他們一個也不來了。」

「我們住在舊宅裏的時候，不是天天來的嗎？」

「我們住在舊宅裏的時候，天天有客人來打牌的。」

「舊宅呵！」

「舊宅呵！」

母親便睜着幻想的眼珠子望着前面，望着我望不到的東西，望着遼遠的舊宅。

「總有一天會把舊宅贖回來的。」

在空廣的憧憬裏邊，我們過了半個月活潑快樂的日子；我們扔了醜惡的現實，凝視着建築在白日夢裏的好日子。可是，有一天，就像我十六歲時那一天似的，八點鐘模樣，父親回來了，和一雙白茫茫的眼珠子一同地沒說話，怔着坐了一會兒，便去睡在牀上。半晚上，我聽到他女人似的哭起來。第二天，就病倒了。那年的暑假，我便在父親的病榻旁度了過去。

「人真是卑鄙的動物呵！我們還住在舊宅裏邊時，每天總有兩桌人吃飯，現在可有一個鬼來瞧瞧我們沒有？我病到這步田地，他們何嘗不知道！許多都是十多年的老朋友了，許多還是我

一手提拔出來的，就是來瞧瞧我的病也不會損了他們什麼的。人真是卑鄙的動物呵！我們還住在舊宅裏邊時，害了一點傷風咳嗽，就這個給請大夫，那個給買藥，忙得屁滾尿流——對待自己的父親也不會那麼孝順的。我不過窮了一點，不能再天天請他們喝白蘭地，看電影，坐汽車，借他們錢用罷咧，已經看見我的影子都怕了。要是想向他們借錢，真不知道要擺下怎樣難看的臉了！往後的日子長着呢！……』喃喃地訴說着，末了便抽抽咽咽地哭了起來。

這不是病，這是一種抑鬱；在一些抑鬱的眼淚裏邊，父親一天天地憔悴了。

在牀上躺了半年，病才慢慢兒的好起來，害了病以後的父親有了頹唐的眼珠子，蹣跚的姿態，每天總是沉思地坐在沙發裏咳嗽着，看着新聞報本埠附刊，靜靜地聽年華的梵音枯葉似地飄過去。他是在等着我，等我把那座舊宅買回來。是的，他是在耐着心等，等那悠長的四個大學裏的學年。可是，在這麼個連做走狗的機會都不容易搶到的社會裏邊，有什麼法子能安慰父親頹唐的暮年呢？

我的骨格一年年地堅實起來，父親的骨格一年年地脆弱下去。到了我每天非括鬚髭不可的今年，每天早上拿到剃刀，想起連括鬚髭的興致和腕力都沒有了的父親，我是覺得每一根鬚

髭全是生硬地從自己的心臟上面括下來的。時常好幾個禮拜不回去；我怕，我怕他的眼光，他的眼光在——

『喝吧，吃吧，我的血，我的肉呵！』那麼地說着。

我是在喝着他的血，吃着他的肉；在他的血肉邊裏，我加速度地長大起來，他加速度地老了。他的衰頹的咳嗽聲老在我耳朵旁邊響着，每一口痰都吐在我心臟上面。逃也逃不掉的，隨便跑到那兒，他總在我耳朵旁邊咳嗽着，他的抑鬱的眼珠子總望着我。

到了星期六，同學們高高興興地回家去；我總孤獨地待在學校裏。下午，便獨自個兒坐在窗前，望着寂寞的校園，瘖瘖地：

『要是在舊宅裏的時候，每星期回去可以找到一個愉快的父親的。』懷念着失去了的舊宅裏的童年。『父親也在懷念着吧？懷念一個舊日的戀人似的懷念着吧！』

六年不見了的舊宅也該比從前蒼老得多了。真想再到這屋子裏邊去看一次，瞧瞧我的老友們，那間奶黃色的小房間，牀根那兒的三枚釘，桌子底下牆洞裏的小鐵箱。接到父親的信的那星期六下午——是一個晴朗的五月的下午，淡黃的太陽光照得人滿心歡喜，父親的臉色也明

朗得多——和父親一同地去看我們的舊宅，去祝賀俞老伯的進屋吉期。

那條街比從前熱鬧得多了，我們的屋子的四面也有了許多法國風的建築物，街旁也有了幾家鋪子，只是我們的屋子的右邊，還是一大片田野，中間那座傾斜的平房還站在那兒，就在腰上多加了一條撐木，粉牆更黝黑了一點。舊宅也蒼老了許多，爬在牆上的紫籐已經有了昏花的眼光，那間奶黃的小房間的窗關着，太陽光照在上面，看不出裏邊窗紗的顏色，外面的百葉窗，長了一臉繡紋，伸到圍牆外面來的菩提樹有了婆婆的姿態。

我們到得很早，客廳裏只三個客人。客廳裏的陳設和從前差不多。就多了隻十二燈的落地無線電收音機。俞老伯不認識我了，從前他是時常到我家來的，搬了家以後，只每年新年裏邊來一次，今年却連拜年也沒來。他見了我，向父親說：

『就是少南嗎？這麼大了！』

『日子真容易過；在這兒爬着學走路還像是昨天的事，一轉眼已經二十多年了。』

『可不是嗎，那時候我們年紀輕，差不多天天在這屋子裏打牌打一通夜，現在興致也沒了，精力也沒了。』

『搬出了這屋子以後的六年，我真老得厲害呵！』父親歎息了一下，望着窗外的園子不再做聲。

俞老伯便回過身來問我在那兒念書，念的什麼科，多嚙能畢業，聽我說念的文科，他就勸我改理科，說了一大篇中國缺少科學人才的話。

坐了一回，客人越來越多了，他們談笑着。俞老伯說過幾天公債一定還要跌，他們也說公債還要跌；俞老伯說東，他們連忙說東，說西，也連忙說西。父親只默默地坐着，他在想那六年前的『洋人大笑』，想那些跟着他愛喝白蘭地的客人，跟着他愛上電影院的客人，想他的雪茄，想他的沙發。

『去瞧瞧你的屋子。』父親站了起來；又對我說：『跟我去瞧瞧吧，六年沒來了。』

『你們爺兒倆自己去吧，我也不奉陪了；反正你們是熟路。』俞老伯說。

『對了，我們是熟路。』一層青色的憂鬱從父親的明朗的臉色上面掠了過去。

我跟他後面，走到客廳後邊樓梯那兒。在樓梯拐灣那兒，父親忽然回過身子來：

『你知道這樓梯一共有幾級？』

『五十二級。』

『你倒還記得。這樓梯得拐三個灣，每一個拐灣有十四級。造這屋子是，我自己打的圖樣，所以別的事情不大記得清楚，這屋子裏有幾粒灰塵我也記得起來的。每一級有兩英尺闊，十英寸高，八英尺長，你量一下，一分不會錯的。』

說着說着到了樓上父親本能地往他房裏走去。牆上本來是漆的淡綠色的漆，現在改漆了淺灰的。瞎子似地，他把手摸索着牆壁，艱苦地，一步步的捱進去。他的手哆嗦着，嘴也哆嗦着，低得聽不見的話從他的牙齒裏邊漏出來：

『我們的牀是放在那邊窗前的，牀旁邊有一隻小机，机放着隻煙灰盤，每晚上總躺在牀上抽支煙的。机上有盞綠紗罩着的燈——還在呵可是換了紅紗罩了。』

走到燈那兒，輕輕地摸着那盞燈，像摸一個兒子的腦袋似地。

『他們爲什麼不把牀放在這兒呢？』看看天花板，又仔細地看每一塊地板：『現在全裝了暗綠了。地板倒還沒有壞，這是柚木鑲的，不會壞的，我知道。我知道得很清楚，因爲這屋子是我造的，這房間裏我睡過十八年，是的，我睡過十八年，十八年……』

隔壁房間裏正在打牌，那間屋子本來是母親的客廳和牌室，大概現在也就是俞太太的客廳和牌室了吧。一些女人的笑聲和孩子們的聲音很清晰地傳到這邊來，就像六年前似的。

『再到別的房間去瞧瞧吧。』父親像稍爲平靜了些，只是嘴唇還哆哆嗦嗦着。走過俞太太的客廳的時候，只見擠滿一屋子的，年輕的，年老的太太們。『六年前，這些人全是我的丈母呢！』我那麼地想着。

父親和俞太太招呼了一下：『來瞧瞧你們的新房子。』也不跑進去，直往頂東面從前祖母的房間裏走去。像是他們的小姐的閨房，或是他們的少爺的新房，一房間的立體兒的衣櫥，椅子，梳裝臺，那四隻流線式的小沙發瞧過去，視線會從那些飄蕩的線條和平面上面滑過去似的。又矮又闊的牀前放了雙銀綢的高跟兒拖鞋，再沒有大麻子的銅腳爐了。祖母的紅木的大箱大櫥全沒了！掛觀音大士像的地方兒掛一張瓊克勞福的十寸簽名照片，放香爐的地方放着瓶玫瑰——再沒有甜淨的素香的煙盤繞着這古舊的房間！我想着祖母的唸佛珠，沒有門牙的嘴，蓮心粥，清淨空寂的黃昏。

『奶奶是死在這間屋子裏的。』

「奶奶死了也快六年了！」

「上三層樓去瞧瞧吧？」

「去瞧瞧你的房間也好。」

我的房間一點沒改動，牆上還是奶黃色的油漆，放一隻小牀，一輛小汽車，只是沒掛窗紗，就和十年前躺在牀上背共和國民教科書第五冊時那麼的。推開窗來，窗外的園子裏那些小樹全長大了，還是八顆玫瑰樹，正開了一樹的花，窗前那條電線上面，站滿了麴雀，吱吱喳喳的鬧。十年前的清淨的心，清淨的小房間呵！我跑到桌子底下想找這隻小鐵箱，可是那牆洞已經給砌沒了。牀根那兒的三枚釘却還在那兒，已經禿了腦袋，發着鈍光。

「那三枚釘倒還在這兒！」看見六年不見的老友，高興了起來。

父親忽然急急地走了出去：「我們去吧。」頭也不回地直走到下面，也沒再走到客廳裏去告辭，就跑了出去。到了外面，他的步伐又慢了起來，低着腦袋，失了知覺地走着。

已經是黃昏時候，人的輪廓有點模糊，我跟在父親後邊，也不敢問他可要雇車，正在爲難，瞧見他往前一衝，像摔下去的模樣，連忙搶上去扶住了他的胳膊。他站住了，靠在我身上咳嗽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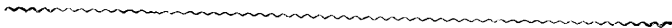
太陽穴那兒滲出來幾滴冷汗。咳了好一會才停住了，閉上了眼珠子微微地喘着氣，鼻子孔裏慢慢兒的掛下一條鼻涕子來。

『爹爹我們叫輛汽車吧？』我湊到他耳朵旁邊低聲地說——天哪，我第一次瞧見他的髮鬚真的已經斑白了。

他不說話，鼻涕子儘掛下來，掛到嘴唇上面也沒覺得。

我掏出手帕來，替他抹掉了鼻涕，扶着他慢慢兒的走去。

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守忠叔

田景福

一

初次認識守忠叔，大概是在我一個生日的時候；據母親說：當她替我穿好新衣，放在滿鋪紅氈的炕上，正在亂爬亂鬧亂抓玩具的當兒，頭一個掀起簾子進來的男客，便是守忠叔了。一個不戴帽子的光頭，配了一件古銅色湖縐袖長過膝的銅鈕扣棉袍，右手的袖口是早已挽起的，大概爲了要提禮物取其方便的原故。禮物是茄子大的六個壽字饅，他睜着兩眼這樣說：「二奶奶，這是守忠的一點窮心——給孩子賀生日的。」在母親還沒有開口答話的時候，有幾個年輕的女客便不禁撲嗤地笑了！

以上的話是母親常常引爲笑談告訴我的；的確，守忠叔那時雖窮，絕不像現在窮得不可開交，至少還有二十畝山地五間土窯屬他所有，幹麼一個三十歲的年輕小夥子却穿了他父親的老衣，來給人家賀喜？假如不是母親的脾氣太好，看在多年鄰居分上，早就將他趕出去不許再來了。

守忠叔不但是我們多年的鄰舍，並且發生類似主僕的關係也够三四輩子了。據說他們家原來是外路人，外路人乍來本地，向來是要受人排斥與欺壓的；何況他的祖先又是窮人，窮人之到處不受人歡迎，已經成了天演的公例，不是狗見了都要咬幾口嗎？幸虧我們的曾祖在那時大發慈悲，不顧一切輿論的反對，而代他們覓得一個棲身之所。當然這在他們簡直是恩同再造了，爲了報酬這種深恩起見，自動的充當我家的義務僕役也就在那時開始。

「生就的骨頭長就的肉，」這是守忠叔的人生哲學，據他說窮人人生下來就該受苦，這同富人生來就該享福是一樣的道理。惟其如此，所以他主張窮人一輩子不應當有一天的清閒。因爲你是生就的窮骨頭，一閒就會閒出病來。聽說這也是根據他的經驗，非僅遵守家訓已也。提到他的家訓，那更有我們注意的必要，譬如說，無論在何時何地，見了一顆米粒必須彎身拾起，見了一堆驢糞必須揀回，這是他的家訓。無論在荒年豐年，喫飯永遠不調油水，喝水永遠不放茶葉。這也是他的家規。當然他不會抽煙，更不喝酒，不輕易發怒，不輕易張口罵人。

因爲他們幾代都能履行以上幾種美德的結果，給與他的報酬便是二十畝山地同五間冬暖夏涼的土窖了。這在守忠叔是怎樣難能而可貴的事，這使他「不受苦中苦，怎爲人上人」的

信仰，更堅決了許多，有時爲了往田裏送一擔廐肥或人糞而爬二十里的山路，也不是稀有的事。他的勤儉的聲譽漸漸傳播到鄰村去了，無論是那位家長在教訓他們子弟的時候，往往喜歡引用一句「看看人家……」不用問下邊接着便是王守忠三個字了。

我現在所要說的，便是這位被幾十個村莊都認爲總模範的人的歷史：

他是一個十五歲便受了喪父失母的重大打擊的孤身漢子，然而環境並沒將他變成一個流浪荒唐的人。十五年來家訓的薰陶，已經差不多將他的思想抓牢，說實在點，「少年老成」四個字，便是他最確當不過的評話。

你要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托他，只要是他能辦的事，保險比自己還可靠些。因此母親不惜將視若掌珠的我，很信任的托他照管，六七歲的時候，我們已經發生了「一日不見食不下喉」的關係。

春日的時候是最可愛的，皎脆的鳥語，溫柔的春風，隨處可以享受得到。一到郊外更不同了，田禾綠得使你一看心坎上都感受愉快，不知名的碎小野花都夾雜在青輦如茵的草裏。有時爲了尋找野花無意中會發現花間跳躍的蟲兒，孩子們的樂園到了！

我知道守忠叔照例在這時是要鋤苗子去的，我那時真是連飯都顧不得喫，一爬起身，揉揉睡眼便跑到守忠叔家，太陽還未出山，他已經用早飯了，半鍋小米稀粥，煮了不少的玉蜀薯豆兒，這是他惟一的早點。一瞧見我進來，便眯着兩眼這樣說：「福兒，嘗半碗！」我有時候真喫，喫的挺香，他滿意地笑了。但有時候却不如此，我一進門便死不放鬆地抱住他的大腿問他：「今天是不帶我到田裏玩去？」他要搖頭，我便哇的一聲哭了！其目的非待他答應了我的要求並且一手提着鋤頭一手抱着我走出門去不止。

夏日的太陽，好像正走紅運的軍閥，壓迫的人喘不過氣來，母親怕我受暑，便不准我出門去了。終日關在蒸籠般的屋裏，格外覺得難受！又沒有別的孩子同我玩耍，孤悶無聊，只是盼望黃昏的到來；黃昏是我最快樂的時候，彷彿囚犯遇着特赦；母親允許我到麥場上去玩，而同時也正是守忠叔割麥歸來的時候。我一瞧見他便跳過去，拉着他的手兒問長問短，例如：田裏有黃鼠窠麼？今天割麥的時候遇見幾個蟋蟀，昨天不是答應給我捉一個嗎？他這時常是一面拍打着衣上的灰塵，一面含糊地答應着我。最後我們便將身軀半躺在麥場上了，他一面啣着甘草根水，一面便給我講些比山海經都離奇的故事，說實在點，我那時的心情，真比現在看莎士比亞的戲劇還感

興趣。

有一個意外的機會終於來了。時間依舊是夏天，大概是廢曆的七月初吧！我還沒有起牀，母親便將守忠叔叫了進來，大概她是對他這般說：「今天別到田裏去了。」

「是」守忠叔大概是恭敬地應着。

「揩着福兒前去朝山。」

「是，奶奶。」

「早點回來，不要任他去瞧熱鬧，多給他水喝。」

「是……。」

我的頭蒙在被窩裏偷着笑，母親喚我，我才裝着醒了。

二

柏窳山是我們縣裏的惟一名勝之地，不然的話，爲什麼傅山先生還在那裏住過二年零四個月呢。不過多數人之崇拜柏窳山，對於風景的優美却沒有多大關係。最要緊的乃是山上的神像真靈，因此全縣人人的吉凶禍福，無不操於神靈之手！聽說母親在末生我以前，即許下了虔誠

的心願。這次讓我親自去朝山，當然是爲了要報答神恩。

山裏的路還是漫無標準的。有時稱作二十里的路途，往往長於三十里的平川。我們便在這種情形之下，開始出發了。山裏沒有車一類的東西可乘，騎驢又因我太小了，恐怕掉了下來，自然然而，守忠叔的背脊便作了我惟一的代步的東西，這種辦法，在我們中間早已實行慣了。所不同的是行這樣的長途還是第一遭兒，而且我一年較一年大了，身體胖得像一個肉蛋，這個起碼總有五六十斤重的身軀，一下子壓在守忠叔瘦如枯木的身上，心中覺得說不出的難受。

地勢漸漸高起來了。前面漸漸呈現出許多起伏不同的崗巒，他將我輕輕放在地下，用袖口揩一把汗，繫了緊褲帶，便仍舊蹲在我的身前，這就算他爬山以前的預備，待我一躍將身軀貼住他的背脊，兩隻小手緊緊抱牢他的脖頸，他便喘一口氣，一步一步的向前掙扎起來。起初他在口裏哼着不入譜調的山歌，但是不久便改爲一口不斷一口的喘氣了。一條一條的青筋，暴露在他的左右額角，一滴一滴的汗水，由頭而頸一直流入衣內，他那僅有的一個半舊小衫也被汗黏在肉皮上面，發出一股特別的氣味！我忍不住了，才這般說：

「守忠叔，讓我下來走走吧……」

「別動！」我的話還沒說完，他的警戒令已經下了。他接着唬嚇我旁邊就是黑黝黝的山溝，一不小心，是會掉下去的。他是那樣忠於他的職務，他命令我緊緊抱牢他的脖頸，我那時是第一次發現了他的討厭，心裏暗暗罵着天生就該受罪不知趣的老東西，你看他那身污溼黏臭的襖褲，直接要影響到母親給我新穿的白衫上了。

不知道經過幾點鐘的工夫，朝山的行人漸漸多了起來，從行人的談話得知這幾天正是山上的廟會，還有大戲可看哩，我快樂極了，暗恨這老東西爲什麼不早告訴我，給我多快樂一會。這時已經可以看見柏窰山的山麓了。翠森森的柏林，長得滿山遍野，遠遠看去，心裏便覺得涼爽了許多。這時的守忠叔也格外興奮起來，笨重的脚步踏在碎石舖成的山路上面異常響亮。有幾個騎驢的女人，用着驚異的目光注意着我，彷彿在譏諷我這麼大的孩子，不應當再用人揹着走似的！但是他們誰又知道我的心呢！

從山麓到山峯一共有十二座大小不同的廟宇，照朝山的規矩，見每一個神像叩三個頭，這是最有限度的禮節。以上的話守忠叔老早就告訴我了。無奈我在途中雖滿口答應，到臨時却變起卦來，這真使守忠叔喫驚非小，第一朝山的目的是爲了什麼？假使被尊神怪罪下來呢？更擔心

的乃是在回去怎樣對付我的母親，因此種種，他百般的求我，哄我，勸我，唬我……但我是天生的傲骨，越說越不聽，我要報復方才的怨隙，爲什麼他不讓我下來跑幾步呢？

他在無法可施的時候便想出通權解決的辦法來了。從第一個廟起，他便替我代叩起頭來，我替他數着，第一座廟是九尊神像，一二三，一二三，三九是二十七個頭，第二座廟，第三座廟……啊，我記不清了。我只記得他必恭必敬地每叩一個頭，屁股往上一截，那是怪有趣的！但有趣的事不可太熟，熟則容易生厭，因此我在看過三四個廟以後，便再也不叩他了。乘他叩頭的當兒，我便躲在山崖上折丁香花玩，直唬得他滿頭淌汗趕過來一把抱住我爲止。他不敢再叩頭去了，只好行坐不離的陪我滿山去玩，這時唱戲的鑼鼓震耳地響，遊山的人們漸漸集中起來，擠得如同微雨後的無數螞蟻。我樂極了，不顧一切的往人叢中亂攢，有時被一個大人的膈膝碰了我的後額，便哇的一聲哭了，這時的守忠叔總是急忙抱我起來惡恨恨的瞰他們一眼，嘴裏唧噥着，雖然他不會罵人。

記不清看了多麼一會戲了。太陽烤灸的人身上冒煙，我們便由廟的後門擠了出來。守忠叔將他的破汗衫向地上一鋪，我們便息在一棵柏蔭之下，一陣陣的涼風由樹梢頭吹來，使我連打

兩個寒慄滿身的汗都不見了。守忠叔這時便買來一個紅瓢黑子的綠皮西瓜，同我吃着，那一股甜涼味兒放在乾燥枯渴的口腔內，至今還覺得痛快哩。我們打開帶來的點心盆兒，吃着談着，我們的周圍也有許多人席地坐着猜拳行令，有些樹上還拴了不少的驢子，微風送在我們鼻孔裏的，是驢糞味夾雜着酒香，還有買零食的小販灘上燃起的柏柴所發出的濃煙，交織成一種山野間特有的香氣，久居城市的人是作夢也享受不到啊。

下山的時候，黃昏已經籠罩了大地。

三

這要算我第一次看見母親這樣發怒，雖然是在慘淡的燈光之下，仍舊可以看到她那變得異樣難看的面色；眼眶上凝着兩顆圓溜溜的淚珠，鼻口內的氣是粗的，一言不響地盤坐在坑沿之上，一面撫摩着我的腦袋，兩眼却惡恨恨地瞪着木雞般站着的守忠叔出神。

「你知道這是什麼時候了？」母親氣恨恨地開言了。

「……………」

「福兒有個好歹，你擔當得起嗎？」

「……………」

「不識擡舉的東西，我們家什麼時錯待了你……？」

「……………」

「你這可是存心和我們家過不去啣！」

「……………」

守忠叔始終沒有一個字的言語，彷彿以上這些話，激不起他的一絲反應，不過那也未必，你可以看見他那被日光薰黑的粗臉皮上，漸漸也泛出一層不自然的紅來。他的手足也有點抖索，不過他不敢用一句話辯訴，因為這是他的家庭教育使他如此。

更鑼在這時鐺鐺響了兩響，時候的確是晏了，疲倦主宰了我的全身，守忠叔仍然木雞般立着，我不知在什麼時候便倒在母親懷中呼呼地睡着了。

半夜的時候，我便被口渴催醒，全身熱得像一個火爐，頭上也微微作痛起來，一睜眼我便滿口嚷着難受，一看母親，原來還沒有睡覺呢！她撫摩着我問長問短，給我水喝，我不瞌睡了，一高興便將守忠叔怎樣替我叩頭，怎樣我在山崖一個人折又紅又香的丁香花兒，怎樣在人叢中亂攢

亂竄被人碰住了頭，怎樣息在松樹底下，怎樣偷喫又大又甜的西瓜……完全告給母親。這些話在我本是很有趣的，然而母親聽了，不但沒有預料到的笑聲，並且連一句話都沒有應我，聽到的只有鼻孔裏怪不自然的哼氣，和牙齒咬的吱吱響聲，我生氣極了，再加上全身難受得要命，便不禁哇哇地哭出聲來。

二日天明，身體有點軟軟無力，我便裝病不起牀了。在被窩裏聽到母親一口不斷一口的嘆氣，心中有點好笑，然而守忠叔這時也進來了，他第一眼先瞧瞧還在被窩裏睡着的我，面上不覺一怔，便呆呆立在那裏不言不語。

母親却在高聲講起話來——像一個訓育主任斥責一班學生，她大概是這樣說：

「二老爺（指我的父親）不在家，連你們都造反了！拍拍胸脯問問心，你們來時虧了誰來？翅兒長大了，便忘了本了！老爺還常常說你老實，好一個老實的人兒，朝山只曉得自己叩頭，求自己的福，將孩子滾在溝裏捧爲肉泥才稱你的心呢。」母親將一個細瓷茶盃嘩啦啦捧在地下，更高聲些說：「你……你知不知道少爺的肚子不敢吃生冷東西？你給他吃野灘上的西瓜是要毒死他嗎？你還引他坐在柏樹底下，讓夾溝的陰風吹他……老爺養的就是這一個……你的心……」

兩粒晶瑩的淚珠，又擠在母親眼角上了。臉色比昨天晚上還要難看，活像一個蠟人！我不信慈祥的母親會變成那個樣兒，我又想哭了。

出乎意外的是守忠叔在那時却没有哭，他只是紅着臉兒想過來摸一摸我的前額，然而僅這一點最低限度的希望也被母親阻止了。他不好意思地退出門去，我側耳聽他那笨重脚步的響聲，漸漸在門外消滅了。

從那天起，守忠叔來我家的次數便稀疏了，偶然來一遭兒，母親常是禁止我同他交言。彷彿怕染壞我什麼似的。因此他來時也不會有長時間的逗留。只有一次是個例外，那便是父親回來以後第二天的一个早晨。

我記得那也是撐燈的時候了。父親乘坐的一層馱轎停在家門前，全家的人該是怎樣歡喜啊，父親是在外面作委員的，這次由省城被委到一個百十里外的鄰縣視察村政，順便假道看望一下闊別二年的故鄉。可是一到明天便要走的。在晚上我們闔家用過晚膳，我記不清母親同父親談了些什麼，不久便將話頭轉在守忠叔身上來了。母親在興奮激昂一高一低的談着，我看見父親的眉毛在一皺一皺地運動着，最後將右手的巴掌猛不防在桌面上拍了一下，一盃開水都

傾倒了，我和母親都嚇了一跳。

「不能擡舉，不能擡舉，不能擡舉！」父親搖着頭一連說了三句。

我也像有幾句話要說，可是才一開口，便像有什麼東西給堵回去了，父親的脾氣是我曉得的。

第二天父親還沒起牀，院內便有笨重的腳音響動，不用問一聽就知道是守忠叔。父親吩咐我叫進他來，母親替父親燃着一枝香煙，便躲入裏間屋裏，守忠叔隨着我輕輕躡着足進來，一見父親滿臉堆下笑來！

「二老爺，你好哇！」

父親沒有張口，我想是被煙嘴佔住了。但又像沒有看見似的。兩眼儘瞪着屋頂，白煙便由鼻孔往外邊攢，全屋的空氣頓時沉靜下來，守忠叔望望我，我望望守忠叔，有半點鐘，父親才爬起身來去穿襪子，但是就在這個當兒，他開言了：

「守忠，昨天福兒的娘告訴過我，說你近年來學得挺能幹了？本來呢，我就不當開口，是不是？我們家向來是優待外路人的，不過這幾年的日子可不同前幾年了，百物昂貴，做什麼不用錢呢？」

因此，那幾畝地，我打算漲幾個租價了，當然，我要寬裕的時候也不對你說，因此，前幾年的欠租，我們也要趁此結算結算，大概你心中也很記得清楚……」

父親的話是帶笑說的，然而我不明白爲什麼守忠叔的臉色較比母親怒罵他時還要難看——像一個小學生將要挨戒尺似的難看！我被母親拉到廚房用飯去了，以後不知他們又講了些什麼。

四

以後守忠叔再不來我們家了。偷着向人一探聽，才知道他已經在一個鄰村財主家中，當了長工。而當長工的動因呢，便因爲租種的田地完全被父親奪回去了。而父親又迫着限期交還欠租。他告訴人說：「死守在家裏，錢是不會由天上掉下來的。」因此他想出這個僅有的賺錢法子。我起初聽了，心中老是不信似的，最後又偷着去他家走了一趟，那五間土窰果真上鎖了，我才一顆心落在肚子裏邊——同時心中却有另一種說不出的難受！

我是應該怎樣表示我的十萬分的抱歉呢！我想守忠叔是不能原諒我的？他那不幸的遭遇，他那平空所受的打擊，不是我應該負完全責任嗎，假使我那夜少說幾句話兒，假使我連一個字

也不提，更假使我能添幾句較好的話，啊！他何至於落到這種可憐而不可收拾的地步呢？

歲月漸漸將我催成一個大的孩子，然而這種刻骨的疚心，不但沒有一絲湮沒，而這種印象歷久愈深，每逢偶爾遇到守忠叔的時候，他不但沒有我想像的那種恨我怨我的面色，反而老遠就打招呼，那股親熱勁兒，我覺得是沒有一點虛偽，老實說，真比我的父親對我還強點呢！

在我去省城考中學的那天，天還未明，他便由鄰村趕來送我，當然，我們全家人還沒有一個起牀呢。他在門外蹲着等了半天，門開了，他才進來。母親念其誠心，允許我和他談一會話，他樂極了他的言語好像傾倒燒酒罈子，咕嘟咕嘟傾瀉而出。直到我們用飯為止。我動身了，在母親囑咐我路上小心的時候，他的眼眶也擠出兩顆豆粒大的淚來，我不敢看，低着頭走出門去，耳朵裏還聽見他瑣瑣碎碎唸着：什麼金榜題名，什麼連中三元……我禁不住又想笑了！

思想往往隨着環境變遷，好幾年的都市學校生活，漸漸將這位鄉村的老朋友忘了，有時偶爾暑假回去住上幾天，同他談話的機會究竟很少，在他的心目中，我們中間彷彿已經隔了一道深淵，和我談話好像不配似的，所以要改正他這種觀念，必須我自動前去找他，偏偏他這幾年又在鄰村作工——起碼先爬一架山的一個鄰村。腿懶的我，常常是被畏難苟安的心完全征服。僅

有一次，那是值得告訴人的，因為我沒有退縮，鼓起勇氣，一氣便跑到他那所在地的村莊。經過的情形是這樣的：

時間是一個雨後的夏日早晨，那就是在太陽的炎威尙不至壓迫人的時候，我出發了。田裏尙看不到工作的農夫，僅有一片一片金黃飽滿的麥穗，被微風吹的索索顫動。鳥兒在枝頭叫着，露珠在草上掛着，一種山野間特有的野花香氣，時時送入我的鼻孔，有趣極了。一架不算很低的山峯，不覺疲乏便爬過去，在山頂俯瞰山下那是最有趣的，阡陌縱橫，土屋鱗比，屋頂已經冒出少氣無力的幾縷炊煙，同稀薄的朝霧交織在一處，隱約間的幾聲雞啼，告訴我目的地不遠了。

事情再湊巧沒有了，比方我這次來到這個村莊，本打算先向人打聽一下守忠叔的住址，誰都不會想到首一個遇見那便是他。我還沒有進村哩，我正在低着頭走我的路，一面防備碎石子碰足，一面幻想我們會面後的情形。忽然耳膜裏傳來「喂」的一聲，經驗告訴我，這聲音來自東邊，向東一看，樹叢裏露出個圓腦袋來，這不是他是誰。我驚喜地高呼了一聲守忠叔，他便連跑帶飛的走近我的身來。

他向我囁嚅般的說了幾句話，我連一句也沒有完全聽的清楚。我只願仔細打量他的全身，

衣褲是較前幾年更襤褸了！這樣熱的時候還穿着冬天的破棉衣，腰間繫一根腰帶，是用粗細不同的三條麻繩結成的，腰帶上插一把鐮刀，脊背較前更形彎曲，最使我擔心的，是那一幅枯瘦蒼老的面容，三四年不見，彷彿便老了十幾歲的樣子。

「守忠叔，你好早哇！」我四週望一望，田裏只有他一個人作工，便見景生情的這樣問他。

「還算早嗎，太陽已經快出山了。」他笑着，拉着我到他家去坐一會兒，一面兩眼睜着我徵求同意。

老實說，他何嘗有什麼家呢？這是我們能够想像得到的，於是我說：「就在樹底下談談不好嗎，挺涼爽的！」

他同意了，我們便找一棵老榆樹底下坐了下來。

「守忠叔，你也該討一個老婆暖暖足了，這大年齡！」不知道誰催着我，竟然說出這樣不關痛癢的滑稽話來，也許是看見他那滿露棉花的破襖無人縫補的原故吧，說出以後，立刻有點後悔！

「咳！老賢姪，這種年頭，一個人還過不了呢！今年四十八，論年紀也應該了；可是我還敢有那

種希望？你們當少爺的，不懂過日子的艱難，養活一個人可不容易呢……」他嚥一口唾沫「就說我，一年賺人的十石米，（註）誰都不敢說少，可是一石米不值兩塊半錢，自己的地去年先賠了整四十，老賢姪，除糶去糧還淨虧整四十呢。除糶去糧還淨虧整四十呢！」他咬住牙，怕我不信似的重覆地說。

「可是也不能常是如此，世事總有轉好的時候哩。」

「可是像我這樣年紀是看不見了。」

我不信，幾年不見，會將那樣一個發憤努力的人變得這般消極！他低着頭沉默起來，生活的恐慌，大概正在他想像中示威，但是我還能說什麼呢，我偷着看他，那是足像一個將近六十的老頭子「窮人易老」這句話是不錯的。但是我除了同情他以外還能幫助他些什麼呢？我心中有點悽楚起來，我自己想：「假如我將來能大學畢業，能够經濟獨立的時候，一定要幫助他娶一房老婆。」我想着不覺滿意地笑了！我將帶來的一點禮物，遞在他的手裏，他客氣地再三不收，直等到我要暴躁了，他才笑的將眼眯成一條細縫，接了過去，我們彼此又寒暄幾句，便告別了，一路上還想着，假如我的經濟能够獨立的時候，一定要爲他娶一個老婆，使老頭子高興高興……。

五

秋季開學後的第二星期，父親寄來一封快信，拆開一看，信前敘述一些家庭瑣事，信末却批了幾行小字：

「守忠已於前日身故，係被人毆傷，流血過度而死。此等人活一日受一日罪，早日死去，倒也痛快，囑爾勿作無謂傷感，努力學業，守身爲要。」

我驚極了，淚水不知何由其多，這種突如其來的事實，幾乎使我不能相信，我真不信這樣一個老實人會被人打死！可是父親還能對我撒謊麼？我發神經病似的在室中跑來跑去，身上一陣發熱一陣發冷，沒有經驗過的難受！我想寫封快信——甚至打個電報問問守忠叔的被毆原因。然而父親的脾氣我是知道的，一定得不到圓滿的詳細答覆，怎麼好呢？鄉間沒有可問的人，母親又不識字，這簡直使我不堪忍受，夜間我一夜不曾合眼，最後我決定了明晨請假回去一趟，甚至我還要替這位可憐而無人憐的朋友報仇。

經過二日的風塵之苦才來到了家下，母親的態度鎮靜得使我生氣，她對我說：「早料到你
要回來了！」我沒有答話，一把牽住她的衣襟立刻要她給我講守忠叔死的原因，讀者們噲，原來

這是我們鄉間司空見慣的普通事實，然而不幸這次竟臨到守忠叔身上來了，現在我將母親的話一字不改的寫在下面：

「你走後的第四天，這件不幸的事便發生了，」說到這裏，母親微微呼了一口長氣，「唉，這種年頭……戶口捐便又出來了！村長呢，竟將守忠列入上等戶裏，同咱們一樣出三十塊錢，這不就是要他的老命麼？他愁極了，別人指示他去求村長，他便去了。咳，也是活該倒霉，偏遇到縣警那天前來催款，他進了廟，看見穿灰衣的，先抖起來，一句話也不說，每人先叩一個響頭，這種土氣十足的態度，不是越增警爺們的討厭麼！村長先發言了：第一句問他款子可曾完全送來，你道他怎樣回答，他抖的只打牙嗑，連話都說不清了，他本來預備了一肚子話，預備訴一訴公道，說他這幾年成年在外村做工，房子整年鎖，也够不上一個戶口；將他列入上戶那是更不應該。無奈他有話竟不會說，囁嚅半天，哼不出一個響亮字來。看的人都在替他着急，可是替他說話的人又出來了，你道是誰，原來還是村長。他說：守忠有二十畝肥田同五間簇新土窖的不動產，全村的人誰不知道？他說時向警察帶着巴結的笑容，又說，這東西原是個外路人，外路人是最難纏，這一次也是故意倒亂，這一下可將守忠送入鬼門關了！」

母親彷彿說書似的，到了要緊關頭偏要停頓一下，然而我是焦急壞了，母親呷了兩口濃茶後才說：

「縣警正在找不着人出氣呢，這一下可正有了機會，於是每人拿起鎗柄，對着守忠的腦袋，拍拍拍，每人賞了幾下，守忠可真急了，他拼着老命一頭向警察衝去，警察早閃開了，因為用力過火了，一頭却碰在石獅子上，腦袋開了大窟窿，紫紅水不斷往外流，他昏倒了，就在那天夜裏，他一個人死去，而他的一生也就這樣了結了。咳！」

「是麼？他的一生就這樣了結了麼？」我心中微噙着這兩句話，然而不這樣了結又要怎樣呢？

他是死了，而他的種也就從此絕了。他沒有娶過老婆，當然他不會生下什麼兒子，因此沒有人出來替他鳴冤，也是自然的事。說明白點，外人都不是傻子，誰肯爲這個不關痛癢的孤身窮漢，去和衙門作對頭呢？

此外鄰村的人，漸漸也都聽不見談論這位守忠叔，也許他們已經將這位模範人物忘掉，最奇怪的是每逢他們家長教訓他們子弟的時候，對於這位總模範的人物也都絕口不題，彷彿忌

諱什麼似的！

六

現在我已真正的大學畢業生了，並且已經找到一個足以經濟獨立的地位。柏窳山每年一次的廟會仍然熱熱鬧鬧的繼續着，可是我們的守忠叔呢？除了他那五間土窖的不動產已經改作村中的巡更守望所以外，連那每個人死後權利中都應當有的一個小土饅頭，也被耬地的農夫漸漸取消的看不見了。

但是給他討一房老婆暖暖足的計畫，還在我意識中不時縈繞着。

（註）本處農事僱工，多以米代工價。

年 輕 的 父 親

何家槐

一

大約已是八點半鐘了。

母親連連的打着呵欠，伸屈着身體，彷彿幾晚沒有睡似的。這是一個臘盡的寒夜，家事都理清了，大家閒坐着，簡直沒有事可做。在天氣暖和的時候，每晚她都紡一點棉紗，可是一到冬天，她就把機杼停了，一直到開春，我們都聽不到那種嘰嘰唧唧的聲音。

她非常好睡，差不多一吃完飯就想鑽進被窩，而且一睡下就是鼾聲如雷，像嬰兒似的一瞇睡到天亮。

如果不是我明早要回上海，那她今晚早已去睡了，一定坐不到這樣晏的。

「你每次回家都是這樣急忙忙的，家裏又不是客棧，就是客棧也作興多住幾天！」

帶着悵鬱的臉相，母親抱怨似的說的確我是長年在外的，沒有什麼重要的事情，絕對不會想到回家那種事，尤其不會發生懷鄉病。就是有事時匆匆回來一次，也是最多住不上三天，就想

離開的。

『回家的次數太少，住在家裏的時間又是這樣短促，像過路人一樣，脚一暖就走，這樣我們真會過一天疎遠一天了。』

『真的呢，我也勸他再耽擱幾天，養在外面的兒子也去看看，將來連自己的血肉都不認識，不是笑話嗎？』

像響應的一樣，妻緊接着母親說。

『並不是我不愛家，事情牽住我，也是沒有法子想的呢。』

『誰信你，每次你都說學校有事，難道這樣湊巧嗎？而且你在杭州少住幾天，也是一樣的。』幾乎是同一個人發出來的聲音似地，她們婆媳倆一齊反駁我，要我再逗留幾天。尤其是妻，她簡直像新婚似的依戀我，糾纏住我不肯放。

可是我已住厭了。家彷彿是個圈子，雖則不像牢獄似的監禁你，却總不能同在外面一樣的自由，一樣的無拘無束。鄉村彷彿是塊已經發了霉的爛鐵，陳舊而且可厭。這樣單調寂寞的生活，在以前也許能够使我發生興趣，稱它爲詩的生活，可是在大都市裏享樂慣了以後，我却失去這

樣淡泊的心情了。

因此近幾年來一回到家裏，我總是很懊悔的，在家裏多住一天，彷彿多坐一天滿是鐵釘的板櫬，焦急而且痛苦。

『在杭州我並不是玩，也是有事的。』

我紅着臉說，彷彿向她們面對面的撒了一個大謊，却因為機關不密，給她們識破了。其實我是的確撒了謊，在杭州、上海除了玩，都是沒有一點事情的，根本學校已經放假了，就是學校不放假，在家裏多住幾天又有什麼關係呢？我的想早點離開，只是因為過不慣規矩的，簡陋的鄉下生活；看不過龍鍾的，母親的老態；受不住幾乎是愚蠢的，可笑的，我那黃臉婆的絮語……

上海，那繁華的都市，在引誘着我，我還年輕，我還要享樂。

『又不希望你多住。只要一天！』

妻帶着哭聲說，像央求幫忙似的，又像害羞似的，她向着母親那邊瞟了一眼，使着眼色。

『多住一天有什麼意思？』

『去看看你的兒子呀！』

『有什麼好看？下次回來再看也是一樣的，等他會說會笑的時候，不是更好嗎？』

聽到妻說要我再多住一天，是爲了看看兒子，我心裏竟是有點不快了，兒子於我究竟有什麼用呢？我這樣年紀輕輕的，自己還顧管不了自己，要像兒子那樣累贅的東西幹嗎呢？

父子關係是很奇怪的，我不願受這種奇妙關係的束縛；我還年輕，我還做不了爸爸，我也還不願做人家的爸爸。

『你懶得走路，那我叫奶媽送來好嗎！』

看到母親上廚房去了，妻就跑近來，貼着我的耳朵說。兒子彷彿是個寶，非給我欣賞一次不可似的，這種可笑的婦人心理，使我微微的感到不快。我堅持着，明早一起身就走，但經她再三央求，只得勉強的答應了。

『好，我就再住一天吧。可不要麻煩人家，如果天氣好，我自己跑去看看。』

我彷彿受窘似的難受，開始是怨恨，後來却遷怒到兒子身上去，因爲他阻止了我的行期，使我多受一天苦，少享一天福……

我很不快地，跟着妻上了樓梯。

這時外面括着風，房子都像吹動了似的，窗格子震耳地響着，從灰黯的空中飄進雪子。那種寒冷真是可怕的，我們都像凍住了，本來很充實溫暖的一間房子，像突然間變成空虛而且寒冷。牆隙瓦縫好像都在呼吸着冷氣，隨處都在流動着刺骨的風，凝結的白霧。雖則窗門都已關上了，可是我們似乎還能看見那低沉沉的，灰茫的雪天。屋頂下也有風吹過，帳子動着，瓦背却響着雪子灑落的聲音。

院子裏，屋背後的石子路上，也都聽得見雪子灑落。獅子山上的松風，尤其響得厲害，彷彿那奔騰的力，那浩蕩的氣勢，會旋轉宇宙似的。

『我們留你再住一天，你似乎很不開心。』

旋着洋油燈的燈心，妻似乎有幾分畏縮似的說。

『那倒不見得，不過我實在有事，遲去一天就糟糕，在外面，不像你們婦人家想想那麼容易做人的。』

『可是你也該見見兒子，你難得回來，這次不見見，曉得什麼時候才能看到呢？』

「我又不死在外面，而且他現在不認識我，我也不認識他，那樣毛頭毛腦的一個東西！」雖然竭力壓制着自己，使感情不致橫溢，在離別前傷夫婦的和氣；但不知如何聲音總有幾分不自然，心裏也像憤憤的，想出氣却給窒塞住的樣子，非常不爽快。婦人真是最無謂，最沒有思想的動物，對她們實在非得粗暴一點不可的。

「那末你又打算不去看他了嗎？」

「如果天氣壞。」

「爲什麼天壞可以出門，却不能去看兒子？我知道你在外面……」
妻開始是質問的，倔強的口氣，後來却唏唏的哭起來了。

「我上海有事。」

「上海，上海，上海有什麼了不得？家裏又不是地獄，現在這樣，以後還能盼望你再回來嗎？」

「不是這麼說，如果有正當的事，我倒不願出門，寧願一輩子住在家裏的，可是看看兒子……」

「那麼你是不愛兒子的，不愛兒子的人也不會顧到老婆，也不會顧到老婆！」

她大聲的號陶起來，跺着腳，好像我的話，剛剛觸到她的傷心處。如果不是窗門房門全關得貼緊，這樣大聲的哭叫，怕連睡得很濃的母親也會驚醒了。

『你這樣，我明天偏偏出門！』

我連理也不理她，任她自己哭；那種平日喜歡奉承女人，動不動就向女人賠罪的態度，好像完全變了。我的心裏只是奇怪地想着上海，燃燒着馬上離家的渴望，彷彿從沒有出過門的一樣。那大都市的繁華，生動，各種各樣的娛樂，使我的心旌，像掛在風頭口的旗幟一樣，飄飄然起來。家裏似乎尤其沉悶了，無聊了；鄉村也像變成更簡陋，更荒涼；就連還看得過去的妻的容貌，也似乎漸漸的醜了下去，她那兩塊大顎骨，使我起了特別憎厭的心情。

『我明天一定走，兒子不見子於我沒有相干！』

不但不去撫慰她，看到她不回答我的話，我更殘忍的加上說。妻很奇怪的仰起頭來，一動不動地看着我，眼淚孕滿了她的眼睛。

『你走就走，我真看不透你的脾氣，出門了幾年，竟連兒子也不放在心裏了……』

『我還年輕，還不需要拖油瓶，兒子有什麼稀罕？只要我高興，就是再生一打也可以！』

三

蓬蓬蓬。

打門的聲音。

外面雪飄着，風括着，黑黯而且寒冷。我們夫婦間的感情，也像這冬夜，空洞洞的。聽着呼嘯的風聲，我們雖則都醒着，却一句話也沒有說，忍痛地沉默着，像吵了十年架的仇人。

遠遠地有狗在叫，那聲音在無限的黑黯中迴蕩，愈見悽寂。而且那聲音非常遲鈍，斷斷續續的，彷彿那是一隻陷在雪堆中，給雪塊塞住了嘴巴的小狗，在掙扎時候發出來的呼籲。

蓬蓬蓬。

又是打門的聲音。

『是誰，聽！』

妻先聽到，發抖說。我們仔細聽的時候，却很奇怪的什麼聲音都沒有了，除了風雪。可是——
蓬蓬蓬。

『你聽，打門聲，一定有人！』

這次我也聽到了，清晰地，我還聽到草鞋在石階上擦泥的聲音，雪子落在雨傘上的聲音，以及一種農民的，粗暴激烈的呼氣聲。最後，大約是因為用勁適當的關係，那個裝在大門背後的門鈴也跟着響了起來。

『快下樓去看看！』

她連忙自己穿好衣服，一面催促我趕快。似乎她已預料到，這麼夜深的來打門，一定是禍事，臉色馬上變成紙灰一樣的蒼白。

『一定是禍事！』

『不見得！』

我雖則故作鎮靜，心裏却是惴惴的，連安慰妻的話，也說得非常亢奮，幾乎變成大聲的叫了。去開門的時候，不知爲了什麼，我的手抖得非常厲害。尤其是妻，竟是全身拘攣着似的，擎在她手裏的那盞洋燈，幾乎掉到地上去。

『呀！是你！』

剛開了一條門縫，看見了一個隱在一把舊雨傘下面的頭，妻就認識是誰了，她驚叫起來。那

男子大約有三十多歲的樣子，禿頭、瘦臉、腦後盤着一根辮子。他連氈帽也不戴一個，不知是在匆忙中忘了帶來，還是路上給風刮去了。他的棉襖、棉短褲都很破爛，腳裏穿的那雙土布襪、草鞋，都滿是泥漿，濕淋淋的。

看見我們開了門，他連忙收了傘子，拖泥帶水的踏進門來，一面喘氣一面向我們呆望。

『金土哥：怎麼這樣半夜三更的跑來？小如有什麼不好嗎？』

忘了請他進去坐，也無心情請他進去坐似的，妻急急的問。

『……………』

彷彿他給寒冷凍住了，他半天不會說話，口裏儘是那麼嚙嚙哈哈的吐着冷氣，把傘子放在甬道的這一旁，但馬上他又拿了起來，遠遠的放到石櫬那一邊去，顯然他是手足無措的，

他站着，擦着手頓着腳，像一匹給凍壞了的馬，不安而且愚蠢。

『你說，金土哥，我們的小如出了什麼事嗎？』

『不，不，不……………』

他搖頭，硬着舌頭否認。但像突然記起了一件事，他青了臉；而且像老貓撒尿似的，他的眼睛

裏擠出眼淚來了。

『不知怎麼一回事，真的不知怎樣一回事……』

『你快點說呀！』

妻差點急得發怒了，像吩咐一個兒子似的催促着他。聽到他那無頭無腦的，不吞不吐的話，妻的臉色一陣蒼白似一陣，額角的筋脈暴脹起來，皮膚也跟着浮腫，變青，像一隻青蛙。

『呵，我想起來了……唉，不知是怎麼一回事……你家的小弟弟……』

『怎樣，他怎樣？』

『沒有什麼……不過他有一點兒不舒服……不舒服……』

舌根又像凍住了，不論妻怎樣問他，問他小如怎樣不舒服，是什麼時候起的，病勢沉重不沉重，這給寒冷和恐怖困住了的漢子，却只是很不安的，像呆子似的看着我們。

妻青着臉孔，像瘡疾患者那樣的抖着，一面哭一面說：

『一定是危險的病，不然金土哥一定不會半夜三更的趕來，你快去看看……真後悔，我是原想把奶媽雇到家裏來的……』

這時母親也趕來了，她神情恍惚，慌忙地一路走一路扭着鈕釦。起初她還以為是我們吵架：「唉，真罪過，出門以前還不肯安安靜靜！」

但明白了怎麼一回事以後，她馬上改口：

「一點也不錯，快跟金士去看看！」

「這樣冷，又這樣黑，我怎樣好走？」

「可是這是小如生病呀！」

「我去也沒用，我不是醫生，又開不來藥方，而且……！」

「你真是古怪，這樣大還像小孩子似的無知，難道你連兒子的性命都不顧管了？」

聽到母親的責斥，妻尤其哭得傷心，嗚呱呱的，像隻烏鴉。

「他不去隨他，他是不要兒子的，在上海他有另外的女人……可憐的寶寶，你的母親不用，你的爸爸不但要拋棄我，而且因為我的緣故憎恨到你了；他說像你這兒子，他可以生一打，不稀罕！……讓我自己去，讓我自己跟金士哥去……！」

跟在金士的背後，我在泥濘中顛躓，心裏異常的鬱悶。

「討債鬼，害人的討債鬼！」

我輕輕地，像女人似的罵着。這連天地也還辨不清楚的黃毛小子，害我這樣的吃苦，真有幾分可惡。他不認識我，我也不認識他，完全是兩個陌生的人，却爲了一個空洞的名稱，說我是他的「父親」，我就得爲他犧牲，爲他受苦。其實我還年輕，還沒有到養老的時期，誰需要兒女，誰願受兒女的牽累……

想起母親跟妻對這未成形的東西這樣溺愛，我尤其憤然。她們也許真的歡喜抱孫抱兒子，把這事算爲榮耀；可是我只有憂悶，因爲不論自己怎樣的終年飛在外面，有了兒子，終不免有後顧之憂。

「做父親真是麻煩，有什麼趣味呢？」

我憤憤地，不斷地想着，因爲心裏不高興，脚步特別放得重，把金士的短棉褲濺滿了泥。

夜是寒冷的。風括着我的臉孔，雪飄進我的領子。如果不把手按住呢帽，一定會在一霎眼間，給風吹到不知那兒去的吧。

黑黯。泥濘。山彷彿融在雲裏，雲又彷彿浮在山上，那麼縹緲渺渺混沌沌的。田野。山背凍住的溪水。艱難，遙遠，誰走得完這條小路呢？

『不是爲了這個討債鬼，不是明天就可以在上海玩了嗎？』

我煩躁地，像一個孩子想望看戲不成似地嘆氣。因爲冷，疲倦，我愈其熱心地想起上海之夜，那熱烈的，甜蜜而且溫暖的，像大火爐一樣的上海之夜……

『真淘氣，這使我恨入骨的小鬼！』

這次我竟不自覺的罵出聲來了，這摸不着頭腦的詛咒，使金士很奇怪地回過頭來。

『什麼事？先生！』

『沒有什麼。』

看到他那忠厚的，疑問的眼光，我感到一點慚愧。

翻過了一個山背，我們就聽到狗叫，接着一些模糊的燈光，在風雪中顯現出來，那就是金士的村落。房子並不多，只有疏疏落落的幾家，像山莊似的。不知誰家正在磨年米，牛車的聲音遠達戶外。

他的家就在村落盡頭，靠近溪。我們走到的時候，裏面亮着燈，從門縫裏透出女人的哭聲，孩子們的啼哭，還有一股濃重的氣味。

金士蒼白着臉色，從傘蓋下偷偷地看我一眼，他的眼睛被風吹得很紅腫，彷彿他一路哭來似的。鬍子黏住了他的嘴唇，全身像鷄爪瘋似的抖着。

『先生——』

他叫了我一聲，却沒有說下去，聲音顫抖着，是充滿了恐怖和哀傷的。他用傘尖撬開了一扇茅草編成的門，讓我進去。

一聽到嗚的一聲門響，就有一個女人像匹貓似的跳了起來，一把抓住我，彷彿求饒恕似的，一面哭一面吶吶的說：

『真料不到，真料不到……先生，是天禍……剛剛吃晚飯的時候，他還吃過奶，笑迷迷的……可是一歇兒，只那麼的一歇兒，他就病倒了，而且很沉重……我沒有見過那樣可怕的病，只是那麼一下子……現在他……現在他……』

跟着這哭聲的，是三四個在寒冷中發抖，醜陋而且瘦弱的孩子。

這房子很小，却橫梗着一個大羊欄，養着一條發羶臭的小羊，因此更見湫隘。壁上滿是灰塵和農具，一口用舊了的網，張在一個打稻的木架上，密密的織着蛛絲。風爐上面冒着烟，茶壺響着，水開了。

順着泥牆，我看到一個幾乎可以睡四五個人，用舊米櫃改成的床舖上，一條被單滿頭滿腦的蓋着一個小孩子，他的頭上亮着一盞菜油燈，點着一支燈心似的香。

我心裏馬上明白一切了。

『真是天來禍，天來禍……』那女人又向我求饒似的，重重覆覆的哭着叫着：『我是盡心把他養育的，一點也不讓他凍，一點也不讓他餓，一哭就抱他，餵他奶，寧願拋下了別的工作……我門愛他比愛自己的孩子還要厲害，那料……』

金士站在一旁，沒有半句話，只是用袖子揩着鼻涕。

『金士嫂，不要只管哭，死了也算了，不會爲難你們的。』

我冷冷的說，心裏雖則有點兒難受，却並不是悲傷。聽那樣平靜的口氣，似乎死了的並不是自己的骨肉，倒是人家的兒子呢。

因爲我還年輕……

五

草草地把小如埋了以後，我就在第三天的拂曉回家。

一進門，好像已經曉得了的一樣，妻就攔住我，手指在我的臉上，歇斯的里地大哭起來：

『他一定死了，他一定已經死了……呵，寶寶，你生來命苦，招不到痛愛你的爹娘，如果你有一個……有一個好的爸爸……』

她是一個舊式的女人，哭起來像唱山歌，有詞有調，那聲音使我異常難受。

『死掉就算了，我總沒有虧待兒子的。我已經一連兩夜沒有睡覺，買棺埋葬這些事，弄得我頭痛，而且生病死怪得了誰？』

看到我的臉發青，眼發紅，她也似乎有點憐惜的意思，但小如的死實在使她過於傷心了，同這事一比，我的辛苦在那時簡直不值什麼。她跳着，叫着，披頭散髮的，很刻毒的罵我，彷彿小如是我謀死了一樣。

『都是你，你這黑心人，這樣的不愛兒子！』

「咦，真奇怪，難道我愛他就可救他活命嗎？」

我冷笑着問。

「還不是你的緣故！小如一生下地我就替他算命，說是父子生肖相衝的，現在他竟給你尅死了……」

因為聽不過我的話，連本來坐在旁邊只是淌着眼淚的母親，也湊進來幫罵。但不知爲了什麼，接着她們婆媳間又吵起嘴來了，妻說根本不該雇用那樣不乾不淨的奶媽，就是雇也不應該讓她把小如帶走，以致一點也照顧不到。母親呢，却怪妻沒有奶水，否則單只養一個兒子，家裏事情有又娘姨管，清清爽爽的，何必多化費的再雇什麼奶媽。

「如果你有足够的奶水！」

母親說，滿面的流着眼淚。

「沒有奶是因爲產前產後調養得不好，並不是我爲什麼病，我只後悔起先沒有留奶媽在家裏住！」

她們不斷地哭着，歇斯的里地哭着。而且互相詰責，互相怨恨，使全家充滿了不快的聲音。小

如的死，實在使她們異常傷痛，異常悲哀。我自己，却反而像落了一個責任似的輕鬆；擺脫了一種累贅，除去了一回麻煩似的爽快。兒子對我有什麼用呢？他夭折了，又有什麼足以悲傷呢？

「我還年輕，要生出一打兒子來也是容易的，死了個把有什麼稀罕！」

這樣像哲學者似的想着，我感到十分舒服，如果不怕難為情，我竟會在她們的面前笑出來了。

「我決定明天一早就走。」

像自言自語似的，我輕聲說。

「虧你說得出口！怎麼兒子剛死掉，你就能拋了妻子，揮了揮袖子的走開去？」

母親哭着罵，但這嚴厲的責罵，一點也阻止不了我的行期。

「我上海有事情，再遲誤不得了，而且兒子死掉已經叫不回來，我在家裏也是沒有用處的。」

我臉上有點發燒，因為我在上海有事原是藉口。但我決不願再住一天，家裏簡直像監獄，鄉村生活簡直是荒島生活，枯寂而且沉悶。可是上海，那繁華的都市，却是那樣的溫暖，熱烈，而且適

於享樂……

第二天一早我真的走了，沒有一點牽戀，小如的死，彷彿對我全沒有影響，連像胰子泡那麼薄的印像，也沒有在我的記憶上烙上一個印痕。因為我還年輕還不曾想到兒子，其實自己還是一個乳臭未乾的，愛玩愛鬧的孩子呢……可是那已是多年前的事了，而現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如兒，原諒你那不愛家也不愛兒子的，年輕無知的爸爸！……

董區長到任以後

汪 華

那是一個初秋的時候。太陽隱在雲翳裏，滿天灰黃。多少天不下雨了，土路上，灰土積有寸把厚，風一吹，到處飛舞。

太常縣城到十溝鎮去的路上，終日，來往不斷地，走着轎子、車子、驢馬和步行的人。

這一天下午三點鐘，有一乘大車，人推着，顛蹶地，在不平的路上，慢慢地，向十溝鎮來了。車上：一旁，坐着一個穿學生裝的少年人，他帶着一副新買的眼鏡。皮鞋，擦得很亮。留着長長的頭髮，向後梳。另一旁，堆着一隻網籃，兩個青布包袱。這是新任第五區區長董惠百。他望了望偏西的太陽，用手拍掉了身上的灰塵。「空空空！」車子向前滾進着……

素昔冷淡的十溝鎮，忽然，多了一個談話的資料。到處，人們在談論這新到任的區長。

在小王理髮店門口，聚着一堆人在談話，像織布的線條，縱橫地交錯着。

「戴着眼鏡，三料個子，皮鞋，一身綠緞子的夾襪褲……」

「你看見的！綠夾襪褲？不是！是學生裝。而且，是紫條子的。像你那麼矮的三料個子？不是！比我

高半個頭哩！頭料個子。纔在二十五六歲……」

「不對！那有那樣大！照我看，也不過二十出頭有限。口音像一個侏子……」

「那裏的話！明明是湖南蠻子，他……」

「喂，請問，那年來賣煙土的是寧波佬不是！他同那人一式一樣，非是寧波佬不可，我聽見他同車夫說話的派頭不小，兩眼直向人翻。還拿着文明棍皮箱，有一個老牡豬那麼大，軟軟的。啣着呂宋煙，蜜臘嘴子……」講話的人，很得意自己有用這末尾兩個名詞的機會。

「我親眼看見，他在懷裏掏出一包雀牌煙！那裏有什麼皮箱！我祇看見兩個青布包袱……」

「陸老四！陸老四！」有人向街底那一面喊着：「他住在那裏？」

「席大先生家，席大先生家。」從那面擲過來回答：「我一直跟到那裏。」

這堆人，用眼睛送着那人漸漸跑遠的背影。

「這一來，席大先生可又紅起來啦！×部裏的傢伙，準不敢再貼打倒席××了。還有，毛虎子你要留神，你是好老再敢偷割他的豆子瞧？皮鞭子有你捱的……」

「皮鞭子？那不算事！你看我割……」毛虎子打了一個寒噤，下半段咽住了。

「喂，聽我說，這一來，趙五的老婆可又快活起來啦！趙五敢再不准席大先生去走動嗎？」

「……………」

「沒有人出聲，是一致同意的點頭。有人想起『武松殺嫂』的故事，起了一點義憤；但轉面一想，自己又不是趙五的親兄弟，何必管閒事？於是，寬心了。」

有一人在肚裏想起欠席大先生五十塊錢的事：「這可不比×部得勢的時候了！那時，賴他沒有辦法。現在，……不趕緊湊齊了還他吧。不過，似乎顯得……也不見得！除我，那一個敢賴着這些天數才還。我總算是有種！席大先生總算是……不……」一陣着急，馬上，走開去。

同天晚上，在唯一的縣立小學裏，聚着×部的人物，討論（他們厭惡用「談天」這名詞）在進行着。

「今天積文從城裏來，據他說，這位董區長是席實齋的學生。××中學，雖祇辦了兩個月，但是，師生關係不能不算。後來，在××訓練所，又是同學……」

「哦！怪不得一住就住到席大先生家裏！這一來，我們這位席大先生又要那個起來啦！」

「朱縣長是他們這派搬來的。席實齋有做財政局長的消息。××教育局長，××建設局長。」

「我們這方面呢？」
 「人家錢多！我們沒有費什麼大事，所以，沒有忙得……上去。」末尾兩個字，似乎是掙出來
 的。

一陣沉默，各人想起些不願想的事……

「哦！」有人打破岑寂，又接着嘆氣：「唉！」

「老弟的力量，老兄做了區長的高等顧問，這位席大先生是……」有人用譏諷的口吻解
 嘲。

「怕是太上皇喲！你想想，我們這位席大先生是怎樣要命的人吧！」

「可不是！」

又是一陣沉默，有人站起來踱方步。

「哼！我們且不必動，看他們能站得長！要講呢，也不見得怕他們。我們也……至多，挺身一幹，
 什麼事還有不了的！但是，等一等看吧！」這位臉上微微有幾點麻子的白雲程，是區×部的常務
 委員，又做着縣立小學校長，兼第五區教育委員，臉上，由愁悶變成悠然了。他恨恨地把一概煙尾

巴，擲到痰盂裏去。

「王旭光對人發狠話，不做小學校長不干休。這麼說着：『學校不是個人的私產，也要有替換。白雲程做了五六年，也該够了。大家要分着些才是。』聽說，已經在進行着……」

「哼，好極了！請我再做，我也……同這夥人在一道，犯不着。我要……我要自動辭職的。」白雲程伸一伸胳膊。「×部的事，也是一樣。」

「喂！」從角落裏送過來一個聲音，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煤油燈的光，被柱子擋着，照不到那裏去。他的臉和身子，遮隱在陰影裏。這是一個低沉的，緩慢的聲音：「岳王廟的手尾，要趕緊清一下才好；種園的，被席大先生派人勾過去了……」

「哼！這事！」白雲程很勇敢地，理直氣壯地跳了起來。「他們敢挑我們！大家破臉，那末，席大先生把廟裏兩棵大白菓樹，拿家去做成金鷄獨立的桌子，就當人不知道似的，木匠能作證的……」

「哦！有一個人似乎恍然了。」就是那書房裏的兩張？」

「一點不錯！木匠作證！」又轉了口吻：「兩棵合起來怕不值一百塊錢！」

「不止不止！」有一位挺着三個手指在桌邊上敲起來了。「照目前的價錢，總在一百五六十塊錢。」

「其實，大家總是本地人，何必鬧笑話給外人看；如果真要鬧，那末，哼！看誰的多……」白雲程在心裏計算起來。忽然，叫着：「想起來了，喂，想起來了！真要鬧，我們就要雪竹交賬。戶口捐，怕不有兩千多的賬沒有交……」（雪竹是席大先生的堂弟，前任區公所的會計。）

「說起來，可笑得很！那樣子，佯佯的！如果不是那兩千多裹在身上，看他能佯得起來？去年，雪竹的田，完全沒有收一顆，開支又大，哼！拿什麼用的……」

顯然，最後抵抗的武器，是有着的。「他們揭我們的錯處，那末，我們也揭他們的錯處。」室內，空氣稍微和緩了一點。大家比原先稍稍放了心。談話中，也有笑聲可以聽見了。接着，是策略的決定。

有的談話，像空中的輕煙，隨飛隨散，不留一點痕跡。有的談話，却像水中的沉澱，稍微有點分量，慢慢地沉下來，越積越多，一個多鐘頭以後，一切決定了。

等白雲程走出校門的時候，月亮正到了天南，照得校門上兩個大銅環閃閃發光。這一次他

忙了一夜。

一早，積文跨上肥大的白馬，進城去了。這是昨晚白雲程到他那裏去，經過了兩點鐘的談話的結果。

下午，王旭光到小學訪白雲程，不在，又到他家裏來。

這天，白雲程異乎尋常的客氣，使王旭光有點詫異，而感到不安。轉而一想，哦，這是有緣故的，於是，也就內心帖然了。

主人新開了一大聽三礮臺香煙，連筒子遞到客人面前去。最先，客人被這種慷慨的舉動驚倒了，沒有伸手去抽；但，這驚異也祇有兩秒鐘，當他恍然的時候，他就伸手接過了筒子，抽出一支來，深深地吸着，讓煙悠悠地向外噴。

「新區長，昨天到了。」客人先開口。「姓董，三海縣人，省裏區長訓練所畢業，三十一歲。啊！很會講話的！是席實齋的學生，所以，席大先生可以做他一半主……」停下來，看看對手會有什麼臉色。

「噲，噲。」白雲程露着兩排牙齒陪笑。

「從前，在地方上，也辦過×的。」

「噲，噲。」又是一笑。

都沉默着了。白雲程心裏明白：這人定是來有些很要緊的事的。有幾次，有些閒話，湧到他喉頭，他忍着不說，免得把題目岔遠了。有一隻公鷄在門外叫了一聲，但，就在這時候，——

「雲程，我想找你商議一下，我們岳王廟財產管理委員會也該開會了。照規定，每半年開一次會，已經二年多沒開。據席大先生說，董區長是外縣人，不比本地的可以馬虎過去。董區長來的時候，縣長當面囑咐他：所有廟產、公地，要仔細調查，拿出來替地方上辦教育。×××發表教育局長了，他，你知道的，做事很辣，……」

「噲，噲。」白雲程厭惡聽恐嚇的話，連忙截住了對手的談鋒。「召集開會，是現成的事，那倒很便當。但是，……但是，委員一共五個，我和你祇兩個，其餘的三個，祇要能到，那就好，……」

「我剛從他們各位那裏來，如果開會，都說定到的。頂好，就是明天。你看……」

「來不及吧。我，明天還有點小事，……等兩天再……或者，就是後天，也可以。」

「幾點鐘？」

「晚七點在小學裏」

「就這樣，好的。」客人立起來了。「我還有點事，請你就發通知再會。」

當天晚上，白雲程正和一個木匠談着話，忽然，董區長來拜會。

「兄弟此來，最大目的，在厲行自治工作，但是，兄弟初到，一切總要仰仗地方上各位，尤其在教育方面，×務方面，總居重要地位的雲翁，格外要望常常……」區長坐定寒暄以後開口了。

「好說好說！」白雲程以爲在那「常常」二字底下，定是「指教」兩個字。於是，「兄弟能盡力的地方，沒有不盡力的。地方上，區長一來，定可以大大刷新一番。」

「兄弟剛才從×部門口過，看見新貼的標語，覺得諸位精神可佩服。全是些振新教育，破除迷信，提倡國貨等，切於實際的話；像打倒土豪劣紳呀，剷除貪官污吏呀等激烈的標語，一張也沒有。足見得……」區長從茶青色眼鏡裏，兩隻眼球，向白雲程翻了一下。「兄弟也從事過×務工作，向來是腳踏實地做事，不喜歡唱高調……」

白雲程暗暗地慶幸了一下，覺得一夜的洗刷舊標語，換上新標語的工作，不是白費的。他想：幸而打倒土豪×××，打倒劣紳×××等標語洗掉了，沒有被他看見；否則……喔，再聽他說什

麼。

「打倒，打倒，到後來，地方上事，沒有人過問了。所以，兄弟是抱着實地做事的主張，不管有人說他是土豪，是劣紳，祇要他肯做事，我們總是擁護他。反過來說，假如他雖然嘴上說得好聽，而實際是……嘿哈！嘿哈……」區長把右腿擱到左腿上去。

白雲程覺得區長笑得有點奇怪，祇點着頭，陪笑說：「是的是的！」

在白雲程替區長斟上第三盞茶的時候，談話間歇了。

「我來的時候，縣長當面同我說，你們貴鎮廟產很多，這白放着，太可惜了，最好是能够替地方上辦點教育的事。兄弟打算理出一點頭緒來，就着手……」他看一看白雲程，用手彈一彈煙灰。「當然，總要望地方上諸君能幫忙。」他停了一下，但沒有等白雲程說話，他搶着問：「聽說，岳王廟廟產最多，有管理委員會，雲翁就是主席，是吧？」

「噯，噯。」白雲程想了一會，於是沖口而出說：「最近正預備召集開會。」

「那末，等那天開會的時候，我想列席旁聽，可以不？」

「喔，喔。」白雲程懊悔剛才自己的那句話，但祇得又說：「理當奉請！」

兩人都捧起茶杯來。「骨都」各人喝了一口。

「還有件事，要同雲翁商議。」區長把捧茶杯的那隻手放在膝頭上。「區公所的房子，漏得不像樣，現在公家也沒有款修理。住呢，真住不下去！連兩個區了，總沒有地方睡。想同雲翁說，岳王廟存款中，可不可以暫撥點款子……，一等公家有款發，立即歸還。並且，好在這也是地方上公衆的事……」用懷疑的眼光釘看白雲程。

白雲程想說：「這要等委員會開會。」但是，爲避免某種猜忌起見，他終於祇這樣說了：「可以的，可以的。不過，這事，在委員會開會的時候，我要提出來請大家追認。」

「那末，一切就拜託了。」區長陰險地一笑。「如果大家不承認，我即刻就歸還，也不遲。你說是不？」

十天很快的過去了。

十天以來，在十溝鎮，有些變動。岳王廟廟產管理委員會改組了，席雪竹當選主席。白雲程連委員也沒有當選。移交的時候，席雪竹不肯接收，理由是，賬目有清查的必要。於是，組織了一個清

查賬目委員會，白雲程却一天一天地拖延，沒有明白公佈賬目。這事，在懸掛中……

縣×部已經改組。來了一個命令，「白雲程控案累累，着其停止活動。」云云。白雲程對人說：「這命令不合法的！瞧吧，我非告他們不可！」同時，也不移交。又是一件懸案……

白雲程常向人忿忿地宣言：「看吧，翻臉幹，就翻臉幹吧！」

正在修理中的區公所，停工了。區長派人來問，白雲程却冷冷地向來人說：「這事，我現在不管。」來人得不着要領回去。但又隔一天，由席雪竹命瓦木匠繼續修理，對他們說：「自然有人該把你們錢的！」

在一個極早的時候，天剛亮，太陽，還躲在雲下面，沒有露面。鎮上人，起來的很少。白雲程騎了一頭小驢，向鎮西的鄉下去了。

一點鐘後，他正坐在栗福富家裏，談着話。

「現在的人！欺人要欺到地！越讓越不行！平常，我們顧的什麼？不過，彼此是地方上人，何必既然，不看交情；那末，幹了再看吧！」白雲程興奮得紅了臉。「喂，老栗，你現在也太可以出一出氣！」

「人家有的，是勢力；多的，是錢。我們拿什麼同人家比？席大先生……」栗福悠悠地停住

了他，年約四十，紅着臉；一望，就知是典型的老實人。他用手搔着另一隻手背，嘆了一口氣：「他做局長的兄弟，衙門裏，總與他通氣，告，又告不動他。這一口怨氣，祇有等做鬼的時候再出了。唉……」於是，低下頭去。

「不要緊的。你去告他，我們幫着你。縣裏告不動，上省裏去告。」白雲程從懷裏掏出一封信來，遞給栗福富說：「喏，這是我給薛尺進先生的信。他家住城裏南門河邊沿，你進城，一問，就知道他家大少爺，從前，和我是同學。現在，在省裏當大律師。你有什麼事，找他去，包你能贏。我們定幫着你。趁現在薛大少爺還在家裏的時候，不要遲，明天就進城去。這事，不要對人講……」

「自然！自然！」栗福富接過了信，向口袋裏一插。呆板的臉上，忽然浮出笑來了。一個字一個字加重地說：「啊！我（！）也有出氣（！）的時（！）候！」

三天以後，十溝鎮上傳遍了栗福富告席大先生「陷害良民，借端詐財」的消息。人想起了栗福富上年在「賭棍」名義下，被罰五百塊錢的事。

就在這時，岳王廟廟產新管理委員會開會了。席雪竹是主席。

「據清查委員會報告：前管理委員會移交賬目，有五百塊錢收支不符。又據種園的人證明，

去年八月十一，有一百塊錢園租，但並沒有寫在賬上。此外，前年修理廟裏大殿，賬上開，瓦是四十塊錢一萬，向審戶問，實係三十塊錢一萬。這些，總有活口作證。現在，請大家議論一個辦法。究竟對於前賬目銀錢管理人取什麼態度？……」席雪竹在報告的後面，加上一句詢問。

幾個人全沉默着，無人發言。這樣，過了一分鐘。主席向王旭光做了一個眼色。

「這事，我看是由主席全權處理去。」王旭光發言了。

「對啦！對啦！」幾條喉嚨一齊叫。有人像釋了什麼重負似的，起來踱步，大聲咳嗽着，向牆根上吐痰。

席雪竹發感慨了：「這人真是卑污萬分！譬如說，岳王廟裏那個紫銅的香爐，據說，值二三百塊錢，現在，就在他家。還有，四幅什麼人的畫？老和尚說，值一二百塊錢，也拿家去了。如果，老和尚不死的話，……」

「這回的事，不能輕饒他的！」有人也跟着助興。

在這開會的第二天，白雲程把丁木匠找了家去。

「你，有一說一！我也不要你多說；但是，你也不能賴。究竟，席大先生家那兩張金鷄獨立的桌

子，是不是岳王廟裏兩棵白菓樹打的？你親口對我說過，到要緊的時候，你也不准改一個字……」

「我……我不……席大先生，他……他……」丁木匠全身打了一個顫慄。眼眶裏，突然充滿了淚水。他舉起拖一片掛一片的衣襟，按到眼上去。聲調變得可憐了。「先生，你……你可憐我全家八口老小……」

「不行！不行！」白雲程對着他臉上喊起來。「這事，報過失盜案了。不然，就要把你當強盜辦！你不實說？……你說，席大先生不敢怎樣你的，有我們哩！」

「那末，我就實說。」木匠低着頭。

「可是」他又把走出門的木匠叫站住了。「不准在外面提一個字，」木匠點點頭，走了。又過了幾天，十溝鎮上，同時傳到了兩個消息：岳王廟廟產管理委員會呈請縣長，追究白雲程的賬目，勒令到堂移交。另外一個，白雲程呈報岳王廟前失盜之白菓樹兩棵一案，已經有丁木匠的證人，請求縣府飭差開案。

十溝鎮，空氣突然異樣了：許多猜測，許多傳說，許多議論……

時間，是晚上八點鐘。天上，瀾漫着黑雲。有點微風。氣候，很燥熱沉悶，這，顯得有點不平常，似乎，

有一個暴風雨在醞釀。

區長走過一個橋旁的旅店門口。

「這店裏，這兩天，到了玩大把戲的班子跑馬，踩軟索，男女十五六個人。」在區長前面提着風燈的區丁，指點着，告訴區長。「一天也能掙幾十吊錢。」

「唔！幾十吊！」區長，不免停了步子。點點頭，心中，起了一個念頭。

旅店主人被叫來了。是一個留着兩撇黑鬍子（向下垂，似乎是貼在那裏的）的老頭子，「你店裏住了玩大把戲的班子？那末，裏面有沒有閒雜人呢？他們是那裏人？保人是誰？」

「北方人。區長！保人……」老頭子呢喃起來了。

「北方人？一些侏子？侏侏臘臘！你敢保裏面沒有個把閒雜人麼？又沒有保人！」

老頭子慌張起來了。

結果，兩個區丁隨那老頭子一同走了出來。

「出外靠朋友！咱們走江湖的，就指望各位幫襯幫襯。」領班子的滿臉堆着笑，把盤在頭上的辮子，放下來了。一面，向兩個區丁作了揖，順便，從口袋裏掏出兩塊洋錢。「在下來了不久，小意

思，請兩位帶着吃茶。區長那裏，買不到什麼好禮物，請二位帶十塊錢，算是買茶葉的……」又拿出兩張鈔票來。

「你們也太不應該！怎麼不到區公所掛號……」有一個區丁，臉上也掛下笑來了。「不過，你這人，倒是個朋友；好吧，……不過，怎麼能叫你破費……」手却伸出來了。

「小意思，小意思，不收，就算看不起……」看到錢已經有人接了去，下面的話，不說了。

「好吧，」這位區丁接了錢和鈔票，轉臉向那一個。「我們去跟區長講講看，錢，却說不准收不收。你不知道區長的脾氣……」兩個一同出去了。

區長正在得意的時候，被席大先生請了去。

「你知道？對方叫出人來告雪竹了。說是吞蝕公款。」席大先生遞一張紙給董區長。「你看，這是抄下來的原辭。」

董區長很快地看了一遍，「哦！」了一聲。

「這件事沒有大關係。既然是區公所收的捐，那末，我猜，定會批由你查覆的。所以，要緊的，還是在你的一覆我馬上寫信給舍弟，讓他先同縣長說一下……」席大先生臉部，看不出是什麼

表情。

「沒有什麼了不得的！」董區長搶着說。

「今天人回來說，××教育局長已經就職了。王旭光，我預備叫他明天進城。白雲程，是靠不住了。這一次，要連根剷除他；小學校長和教育委員一起。」席大先生搖搖頭。「喔！你說他刁，每學期，放假的時候，做好了呈文，到各學生家裏去，叫家長畫字。問他，什麼事？他不講出來；祇說，我絕不害你們！這人畫字。這呈文上面，是稱頌他辦學辦得好。歷來教育局，總被他蒙混了……哈！哈！」

「哈哈！」

「剛才，我叫王旭光拿着呈子，到各家長門上去，叫他們畫個字，說，白雲程是捏了他們的名字！」席大先生吐一口痰。「總不成問題的吧？」

「不成問題的！」

又過了幾天，人們總知道：白雲程，被人告了十大罪狀，請求撤職懲辦；家長們又上了訴控他，捏名的呈子。後者，令他覺得很傷心。

縣政府批出來了。白雲程，校長，教育委員，同時撤職。至於被控的罪名，委區長查覆。公文送到了區公所。

「哈哈！」席大先生笑起來，向區長說：「啊，畢竟又撞到我們手裏！」

另一張紙上，是關於席雪竹被告，委區長查覆。對於那個席大先生並不感到興趣，也沒有看。當區長告訴他的時候，他祇是冷冷地說：「哦，那是當然的！」

白雲程已經有十幾天沒有出門一步。當他走街上過的時候，就有一種羞恥忿懣的感情，追隨着他。似乎，他覺得有人在背後指着他的背影，譏笑。人們的神色，言辭裏，在他，常常有一種輕蔑的意味存在着。曾經不祇一次地，爲了這，和人們吵過嘴。

「君子報仇三年，小人報仇一時！」他焦燥地向人喊着：「你以爲，我就能捏着鼻子，咽下這杯苦水嗎？」

「啊！我並不是那個意思。我的意思是……」那人連忙分解着。

「瞧着吧！翻臉幹，就翻臉幹吧！」他大步地，在屋裏轉圈子。

那人在肚裏說：「他脾氣真是壞了！」於是無精打彩地離開他。

這是一個晚上。已經是中秋左右了。白雲程正坐在椅上打盹，忽然，朱積文來找他。

「你的事，批董惠百查覆。你知道了吧，我想？」朱積文說。他點火吸煙。

「哼！那不過是一種圈套，一切早已佈置好了的！」白雲程嘲笑地說：「總歸……總歸，我們這次是不想討好的。但是……君子報仇三年小……」忽然，他覺得，在朱積文面前，咆哮是無的放矢，於是，不說下去。

「你看看，這個東西！」朱積文，神祕地，從懷裏掏出一封纏得很厲害的信，遞給他。

他很快地讀了一遍。臉上，突然浮起了笑容，叫了起來：「是一個寶貝啊！我們不怕他們的，有了這件東西！很顯明的，是一個鐵證，親筆信！而且，又蓋私章！把持政權，勾結官府！你明天就請進城去一趟，會會均一。這一下，我看他們那一派全包括在內了……」白雲程想：如果那一派整個地打倒，那末，席大先生一類附屬的人物，是不成問題的。他問：「這件東西那裏得來的？」

「買來的。」朱積文接下去讚自己的手段：「共計五塊洋錢。早先，我就對區丁講妥了：區長來往的信，總設法送給我一看，如果要緊的信，我可以送他們幾塊洋錢。這信，是前天來的。看內容，

很清楚，席實齋倒是一個壞蛋，在末尾，還註上『閱後付丙』四個字。可惜，席大先生他們太粗心了。要知道這，真是一下就可以……」又展開來看。「看啊！什麼『縣長爲我們一起之人』什麼『×××忙教育局長所用之款』什麼『我等在臺白雲程絕不能翻身也』什麼『栗福富已催訊，可相機在鎮找人疏通』……啊！全供出來了！」

兩個人相對着，一齊會心地笑了起來。

「你明天進城找均一去商議一下。」白雲程說：「我看，最好拿照像機照下來，然後，影印。一方面，發傳單；一方面，正式到省裏告他們。這一次，要幹，就大幹。連縣長，一起搬。有了這鐵證，再能籌筆款子，那末……哈哈！」

「最近，如果有人來找你疏通栗福富的事，你不要讓步。席大先生，他們最怕的，是這些事。進城，叫他催訊……」

「當然！當然！正是出氣的時候。」

直到夜裏十二點鐘，他們才分手。

第二天一早，董區長到白雲程那裏去，正如他們所料，是疏通栗福富告席大先生的事。他說，

如果，這方面對於這件事能讓步；那末，他願意以外縣人的資格調解白雲程被控的事。在末尾，他說：「都是本地方人，何必再鬧？至於兄弟這方面，祇要能息事寧人，沒有不盡力的。」（他是指查覆的事。）

「區長的好意，我們是佩服的。不過，大家既鬧開了，那末，白雲程顯得有點倨傲。」是非自有公論。至於栗福富的事，因為同他沒有來往，心有餘而力不足。席大先生方面，個人毫無惡感，過去的事，總不提了。」

區長沒有得到要領，憤憤地走了。

席實齋來了一封嚴厲的信，責問親筆信被洩漏的事。認為由於他們的過失，將要影響全局。席大先生知道了那是朱積文的手段的時候，他陰陰地一笑，向董區長說：「哼！看不出那樣的人，倒有點門道好！再看……！」

他們儘量找其他機會，果然，找着了。

在附近，土造鎗原是公開的事，而且，因為土匪常鬧，正式鎗又貴，這已經成為必需的事了。一天，在區公所門口，被區丁們截住了兩個槓着沒有火印的土造鎗的鄉下人，立刻帶到席

大先生家去。董區長正在那裏談天。

「你們說，這兩桿鎗究竟是那裏來的？槓到那裏去？你們有人能保麼？」董區長指着兩桿鎗，向兩個鄉下人詢問着。

「我們是朱大先生家裏種田的。鎗是他家裏請人造的，發把我們，每桿六十塊錢……」有一個鄉下人以爲這樣說可以放走，於是，伸手想去拿鎗。（朱大先生是朱積文的父親。）

「不要忙！」區長叱喝了一下。「口說無憑，誰知你們是不是冒充……」

「席大先生認識我們的！」鄉下人向席大先生笑。

「唔，似乎，看見過的，記不清了。」……席大先生冷冷地一笑。「這樣吧，你們請朱大先生親筆寫張片子來，蓋下私章。再來，拿鎗。不要緊的。」他對區丁說「你們也跟了去。」

一行人們去了。席大先生得意地，而又期待地在屋內踱着步。一會，一行人又回來了。帶來了朱大先生的片子。

片子反面，朱大先生親筆寫着：「敝佃×××××二人所搨之步鎗兩支確係弟家中所造，希即放行特爲證明。」

片子正面名字上面，偏歪向右，寫着一個「弟」字。名字下面，寫着「頓首」兩個字。而片子的右邊，却用大字寫着：「董區長惠百升。」在名字正中，蓋着一顆私章，顏色鮮紅。

席大先生向區丁們囁咕了幾句話。他們把兩個人帶了出來。那兩個鄉下人以為這一來，可沒事了。伸手去拿鎗，一面笑起來，寫意地說：「再會！天不早，我們要回去了。」

「呸！到公所裏去！」區丁順使用鎗托子打了他們的手。

席大先生暗暗地得意了。「啊！這回，可又撞到我們手裏來啦！」

這夜，席大先生寫了幾封信，派人各處送。

在朱積文他們剛要開始控告席實齋那一夥的時候，忽然，一個驚人的消息，吸住了一切人們的注意力：

朱家門口貼上了縣政府的封條。有關係的人，逃到別處去避着。

白雲程格外常常發脾氣，性子亦愈暴躁。不大出來。

席大先生在接到人們稱讚他的幹練的時候，每每，一式一樣地，要浮出他那陰笑來。

劉大的妻

江萍

幾個人七手八脚的把一具死尸放進棺材，安排妥了，又在棺材前面盛了一碗飯和幾片豆腐，焚過紙箔，算是了結了這件收斂的儀式，就大家很輕鬆的樣子拍拍衣服向主人劉大告別，並勸他不要傷心，說這種「敗壞名譽」的東西死了值不得可惜。

這件儀式極其簡單，不知道的人見了還以為是死的小孩子呢，其實是這室的主婦，一個能幹的少年女子。

他們走後，這家裏陰慘的怕人在黑沉沉的屋裏，當中停了一具新棺材，人聲闕寂，沒有一滴活的氣象。劉大坐在棺材旁，歎頭歎腦的一聲不響，像有千重隱憂。本來他們家裏只有這樣多人，死掉一個，還剩一個，兩個人纔可以歡談取笑，這是過去的情形，現在不復重現了。一會兒後，劉大擡起頭四面掃看一眼；那兩顆無力的眸子，最先注意的是他的房裏，其次是棺材，再次是棺材前面的一碗飯和幾片豆腐，末了是紙箔灰。這紙箔灰像給了他特殊的刺激，他的眼淚就是這時鑽出的。於是他從地上爬起，頹喪地跑去關緊門，就伏在棺材上號啕大哭。他不知為什麼要哭，也不

會像女人那樣哭的念念有詞，只是制不住的眼淚如泉水噴湧，悲戚的聲音破喉突出，直嗓子哀叫。那聲音沒有轉折，沒有變化，聽來倍覺得哀痛淒涼，但隣人聽見，並不想來勸阻他，反格外的輕視他，譏刺他，說他沒「出息」。

劉大的門一連關了幾天沒有開，有時他在哀哭，有時他又在狂笑，從那笑聲裏可以知道他在和人開玩笑兒。但是沒有第二人的笑聲。這是很可懷疑的。有誰到他家去呢。因而幾次有人想破門進去看，都被「留他去」三字阻住了。這消息傳出去後，大家都說劉大斃了，也有說他的女人假死的，更有說他的妻子殭了尸，謠傳紛起，莫衷一是；許多人當着趣聞談，當着故事說。

但是也有幾個人略關痛癢，怕劉大真斃了，或是被殭尸鬼弄死了，與他們種田的前途有些不利，況且忙的時候已到，麥子快收好，如果少掉這個健將，在工作上是一大損失。劉大一身本領就是有力，吃得苦，不拿刁，這是人所最看重他的。他從小就喪失了父母替人家作活計，沒有受過人的憐惜，沒有受過人的慣養，小時牧牛，後來一年大似一年，工作也一年多似一年，一年重似一年，沒有停息過一日，纔練到這身好筋骨，能像鐵牛似的做。他做起活計來又敏捷，又能耐勞，常做兩個人以上的工作。別人不能做的他能做，別人不會做的他會做，他常豎起大拇指頭誇口道：

「種田人三百六十行，行行都要在行，我劉大什麼都在行，只恨沒讀書，寫字是外行。哼！我沒有受父母教過。」他尤所擅長的是踏水，他一個人能把一部水車踏得飛快的轉，像白老鼠踏車一樣的不費力。他慣喜歡當着人一個子在車上挺着胸板着腰踏水，賣弄威風。假如有人說：「劉大，你能踏得更快嗎？」「有什麼不能看？」馬上呼呼呼的車轉如飛，水潑過人頭，越踏越有勁，越快踏到一息跳下來，一面揩汗，一面左手指水車說道：「你們比我身材高的也有，塊頭大的也有，去試試看哈哈！」「不要起勁，你的老婆在家裏被丘八爺……」如果有人只要輕輕地說這麼半句，他剛纔的威風就頓然飛散，揚面挺胸的立即俯首屈腰，羞懷滿面，一聲不響。有人說這是殺劉大威風的妙訣。若是再說一兩句，他就擡起脹紅的臉，苦笑着說：「老兄！何必如此呢，大家都是要面子的人！」人聽了又唏哩呼嚕的笑的腹痛。他更難爲情了，放開脚步就走。他從來沒有爲這些事與人爭論過，深怕鬧起來傳到他老婆耳裏。然而人們偏偏要拿這些他所最怕聽的一類話來譏笑他，諷刺他。

與劉大談話要絕對避免關於他老婆的事，甚至說某女人不「周正」或是說到「漂亮」「一百」「龜」和「兵」這些名詞，都使他不開心，這也是殺威風的話，幾個老實人知道他這

脾氣，都絕口不談這些話。他這種怪脾氣，也不過是近二年來纔有的，以前和他談話，無避諱之理，他也不知道什麼叫做「難爲情。」他以爲不做強盜賊，沒有難爲情的事，自娶了老婆纔飽嘗了這些風味。

他的老婆進門的那天，就有些人拿這許多話譏刺他：

「劉大，你的老婆真漂亮！」

「劉大，一百塊錢，尺巴長，這可以起家了！」

「你真命好，娶個漂亮的老婆，一錢不花，還有一百塊大洋錢做粧奩。」

「……………」

有些愛玩鬧的人，還在他的背脊上輕輕地拍兩把。（註）啊！這更難受了。然而劉大那天，他有滿懷的希望準備實現：他想怎樣對他的新婚妻好，也能使她對他好，如他所理想的人家夫婦間甜蜜的生活也能展開在他們的生活中。但是他想，她是個大家的女兒，到他這窮人家來一定不舒服。於是，他想用一種方法，使她的精神上滿足，快樂。他知道她是久受人蔑視和蹂躪的可憐人，他想以很尊重的禮貌對她，並希望隣人和村人也把她看重，提高她的身分，這就遠勝於富麗

的衣食了。要達到這種地步，在他的理想之中認爲是不難的，然後不至厭這生活之貧窮，可以如「親人」一樣看待他。他覺得從來沒受過親人的撫愛，以後能得到一個親人的安慰，是他平生一大喜事，這是「新生」，新生從今開始。因爲他有這許多偉大的希望，對於人們的譏刺並不覺得多大的難受，他以為起初難免沒有這種現象，這是人性之恆情，所以僅是略帶微笑的樣子，請他們莫說給他的妻聽見。誰想到他們反鼓掌高叫，並指使小孩子大喊「丘八」，有意給她聽見。這是劉大有生以來第一次嘗受「難爲情」的苦味。

說起他的老婆，在這村中要算獨一無二的人物：論起面孔，俏皮俏肉，不敷脂粉，也能紅白適調，一對濃黑的眉下，有兩隻伶俐的眼睛，閃閃有光，在不大不小的口角上，有兩個半米來深的酒渦，隱在笑影中；身材不高不矮，也很適中；做起活計，粗細裏外都來得，與劉大的敏捷也不相上下。心算尤是她的特長：一千以內的加減乘除，只須眉頭略爲一皺，就能够笑嘻嘻的報出很正確的答數，可是有一件不名譽（？）的事注定了她終生的命運，她所以嫁給劉大也由於此，原來她在未出嫁前，已是一個公開的非「處女」了。

她的父親是前清的秀才出身，頗有點書生氣，現在身居鄉紳的地位。這個可憐的小姐，本可

以嫁到一個相等地位的鄉紳的兒子，不幸前年某軍過境時，被「丘八爺」兜住強姦。這個消息馬上傳遍全村，全鄉人人都知道某秀才的女兒被「丘八爺」強姦，當爲談笑的資料，並謠傳五個，八個，十幾個輪姦。還有些人在談歡中說幾句俏皮話：「啊！這丫頭真厲害，想不到秀才會生到這英俊的女兒。」或說：「這姑娘真幸福，一時能找到十幾個丈夫。」自這件事發生後，秀才的名譽一落千丈，連走路都不敢擡頭，深怕有人問起他女兒的事，或戲笑他，這位小姐更不敢離門，但是還有些人半是慰問半是嘲笑的來看她，像看怪物一樣的新奇，遠地的人藉荐中荐也跟着來看，鬧得她坐在家裏都不安。後來這件事被她的夫家知道，就差人把喜帖送來請求毀除婚約。這女孩子變爲沒有收主的「臭肉」了，她的父親都覺得把這臭肉放在家裏有些大卸體面，便暗中送人一百元把她領去，面子上宣佈驅逐她，否認是他的女兒，這可以恢復他固有的身分。劉大就是接手的。

當然，在劉大這村中也個個知道這趣聞，當她來時，這趣聞又重熱鬧了好幾天，甚至有人叫劉大問她那時的情形怎樣，到底是幾個「丘八爺」。

於是這村中增了許多的話柄。

許多少年男人看見劉大娘子就高叫道：「啊！真漂亮，難怪丘八爺不……」她聽到這些話，猶如刀割心膽，想責問他們，不，簡直要殺他們，出口久積在心中的不平之氣，但是她是個溫存的少女，沒有這潑辣的勇氣，只能低着頭直鑽入屋去，伏在床上流眼淚，這是她出氣的方法。女人見了她就吐口痰掉頭遠而避之，甚至全村的母親都吩咐她們的小孩子不許和她接近，像畏懼傳染病一樣的避開。

這種生活這種環境，她實在過够了，幾次向劉大哭訴，要他搬家，寧可在異鄉乞丐，也不願再在這裏活下去。然而劉大總是以好言相慰，說這是少數不懂情理的蠻野，另有許多人在稱頌她呢。

實在那有人稱頌她？自她嫁給劉大後，劉大的名譽也壞下去了，人都說他不是「大丈夫」，沒「出息」。理由是他和那「下賤」的女人要好，在他們的意思是要把她逐去，免得「敗壞」村中的「風氣」。僅有幾家圖劉大盡力替他們做工的人當面還是好的。

但是劉大並不覺得她什麼地方是「敗壞」村中的「風氣」，也更不知道她什麼地方是「下賤」，他聽了這些冤枉話，雖然一時有些氣憤，但跑到家中也就如浮雲似的消散了。他以爲在

外邊受人的侮辱這生活是苦痛的，不過到了家中和他的親人談說歡笑，他的妻子又是那樣的體貼他：他回來時總是「冷嗎」「熱嗎」「餓嗎」「吃力嗎」問這些關心的話，立即搬櫬給他坐，熱時替他搧風，餓了就燒飯吃，都是做的很有味口的東西，笑嘻嘻的坐在一塊吃飯，他又覺得這生活之不平凡了。他每受了人的侮辱，就要跑回來，每天都要跑回來幾次。如果他回來時看見他的妻子躺在櫬上流眼淚，雖是心中非常的難過，但總要拿許多話來打動她愉快的心竅，直達到如平時一樣的歡談爲止。於是，他們又把剛纔所受的遭遇忘盡了。

劉大自娶了老婆後，賴他們兩個子的能力，家庭已有蒸蒸日上氣象，他們也很想把這家庭弄得更好些，照預料是很可能的事。但偏偏有人說劉大的「運氣」轉了方向，自從收牛起，到娶老婆止，這十幾年中掙到不少的錢，能起家立業，完全走的「紅運」，自後要退步了。這句話的根據，是他家死掉兩隻豬，和去年三畝田高粱被蝗蟲吃了，這就是「敗運」的預兆，這也就是「倒霉」，倒霉之原因無非是討了那個不名譽的女人，是她帶來的「霉氣」。於是村人格外的輕視她，不許她到他們家去，怕把霉氣過了他們。更有許多無聊的人說她是「掃帚星」，「破敗命」，討了這種人就要滅門絕戶。因而就有人像顧全劉大似的叫他賣去。但他總是硬着性子不聽這

鬼話，以爲好歹是前生注定的，而況他們的家庭已日趨繁榮，不少的新希望快要實現。

現在劉大娘子在村人的眼中是一條毒蛇了。

在劉大娘子死前一天，隣家的三寶走到她門前，她正做完活計坐下歇息時，看見這素來所愛慕的孩子，一時母性衝動，便本能地把他抱來，拿東西給他吃，給他玩，又吻他，把他貼在胸口弄的吃吃的笑，事適不巧，恰被三寶媽看見，就一面破口大罵，一面把三寶奪去。這回罵的可了不得，什麼醜話都直瀉無餘。三寶媽是有名的「淘氣王」。罵人是頭一把厲口，想得到，說得出，就罵來許多人看熱鬧。這些人中還有幾個冷語熱語的插上幾句，以補三寶媽之不足，更有人唆使三寶媽要她親手掛紅放爆竹，不然怕三寶要有危險，至少也不「吉利」。這時全場的沒有一個憐惜這位被罵的女人，大家唯恐這場笑話鬧的不大。

終久這問題被搨得熱鬧起來了，招徠許多人像看把戲似的熙熙攘攘圍成一大圈，現在人多口雜，聲勢也更大了，一般好事之徒，就乘機喝令劉大打她，逐走她。不要這「賤」東西在村中。以爲這樣纔可以出口氣，也是這賤東西應受的待遇。劉大娘子處在這衆矢之的地位，她被嚇癡了，不住的痛哭，打抖，兩手在心口亂搥，脚蹠的地響。但劉大並不打她，反向人磕響頭，請他們原

諒她年輕，不知事。於是大家不能如願以償，嘆了幾口氣，罵劉大無用而散。這件事總算沒有鬧得更大，不過到劉大掛紅放爆竹爲止。

第二天就聽說劉大娘子死了，村人聽到這消息，像心中拿掉一樣東西，很爽快的說：「啊！死掉好，這不名譽的東西，免在世上丟架子。」

這不名譽的東西死了，在村人眼中像拔去一隻釘，在劉大却有另一種感覺，這感覺形成他閉門痛哭的主因。

但門閉的不緊，在久不聞他的動靜以後就被撬開了。

「啊！……」

「啊啲！……」

「怎？……」

「嘿！……」

大家很失望的樣子，對屋內驚叫了幾聲，有些人也就散去。

這件事在人的意識界不久也就泯滅了，只有在忙碌的時候，劉大又可以剎那間重盤據人

的腦際。

(註) 在劉大住的這地方，女人不周正，別人常罵她的男人爲龜。他們拍劉大的背脊，暗示他是龜，試試他的背脊硬不硬。這是一種極大的侮辱。

轉眼成人了的孩子們

馬仲殊

一種騷動，紛忙，笑談景象，鼓勵李星端起酒壺，一口吃下去了大半。紅燈結綵，有人打從門外經過，沒一點疑惑知道這在做喜事，李星好似今晚負了重大使命，要憑藉酒力，預期一件大事。

褚大太爺受不了騷動，蒸熱，踱出了客廳，手捧着水煙筒，欣賞李星吃酒的姿勢。「同誰拼的呀？」褚大太爺掉轉頭，「徐二，拿酒去，看他今晚能吃多少？」褚大太爺的嘴又和水煙筒接觸，呼呼的響了幾聲。

口。「褚大太爺？」李星似乎沒留心有人在他身後。「咱李星就是這口酒！」說着，又是半壺一口。

「你的生活倒不差！」褚大太爺並不是羨慕李星的職業，「家家有事，少不了你！」

「褚大太爺，咱這一輩子，」李星又收住口，「你看，時光好快呀！」他的山東調加上本地腔，說得特別刺耳。「小少爺又娶親咯！這裏老爺進學，是咱李星送的報子，老爺到浦板迎親，也是咱李星做頭帖。這一說多少年！」

「是呀！」褚大太爺也不勝人世之感，「不要說你李星，是十年前的李星嗎？你只問問，你的兒子又多大了！」

褚大太爺的話說得李星發抖，好似褚大太爺已經知道他的陰謀。

「給你小年子討個老婆，小年子大了！」褚大太爺說着走回客廳，還聽得他在周旋，「送房還早吧？」

李星已經丟了碗筷，又一口氣倒下大半壺。「今天要吃個痛快！」站起身來，他有些頭輕脚重。吃了幾十年酒，今朝才第一次感到醉意。

不調諧的音樂響了，鞭轍放個不停，插着花的伴娘來到客廳，請全福送房，客廳擠滿了騷動。不知怎麼的，——其實，向例如此，全福爹故意爲難，要伴娘唱小曲，伴娘也落得賣弄一回風騷，最後，難關到了，要伴娘脫下褲子，因此，形成了打賭的局面，伴娘脫下褲子，全福爹給她一塊錢。該向新郎新娘鬧趣的，却向伴娘尋開心，在全福爹是否有某種衝動，不得而知；可是，李星竟受不了。伴娘的小季雖已近四十歲，却很風騷，正是李星的對手，然而，小季的眼中却没有李星。兩人常在做喜事人家碰着，看見却等於不見。今朝，雖特別風騷，對於李星還是失望。李星的酒吃得

不少了，衝動也够了，險些兒絆倒了的脚用力站穩時，他下了最大決心。

「他媽的，結果了小年子！大媳婦讓咱享受！」

徐二打從他身邊走過，和他開心：「灌多少騷汁？今晚要做劊子手？」

待他注意，客廳裏人掃數擠出來，小季已在他前面，笑嘻嘻的和他招呼，「李大爺還不領着全福爹來？」小季的手幾乎拍向他肩膀，「哦唷，李大爺搭架子，還不來？」

誘惑，李星的心飛躍的激動。翻紅了的眼睛顯出今夜不是尋常。「媽的！不要賣騷！咱老子今晚回去，有得享受！」

這樣想了，勾起他一些往事。

他不是尹山本地人。十一二歲跟軍隊流落到尹山，爲着他長得魁梧，能做粗活，其初，流轉的替人家幫婚喪事，日子久了，就成了他終生職業。這樣職業在尹山有個名詞，叫着「跑腿」，意思就是公僕。尹山的老老小小沒有不認得李星的，李星雖一口山東調，說起話來硬棒棒的，但爲人却極和善。

尹山住戶有兩三千，隔不些時就有人家做婚喪事，就得找李星，因此，關於吃，他是不愁的；而

且，竟也積蓄些錢討個女人。如今，女人早死了，小的兒子已十四五歲。大的兒子，大金鈴，他還記得清楚，和胡四老爺家大少爺同年的。

他的家庭意識可說太馬虎。兒子，不介意已經四個，然而，他從不在兒子身上用了點工夫。兒子將來學點什麼手藝，選擇什麼職業，半點也不放在心裏，女人死了時，他的悲哀似乎抵不上吃酒熱心。大金鈴娶親時，他的歡慰，不在於兒子已能成家立業；而在那天的酒吃得痛快。

女人死了，情形便有些不同。女人在時，他一回來，女人已將預備好的酒菜端到面前，有時他已吃得夠了，似乎却不過女人情意，還乾兩杯。如今，端起酒杯，便想起女人。有時，他也想學做一些風流韻事，結個女友，好比小季便是他意想的人，但事實上總是失敗。由這失敗，又追念女人的可愛。雖說大媳婦也一樣的侍奉他，究竟差得多了，而且，大媳婦自從大金鈴死後，幾於終日的愁眉不展。

從李星的心坎裏說，大金鈴死了，他是無所悔恨；即使大金鈴還在他，也不會想到他兒子要如何謀生，如何起家業。只不過在大金鈴娶親時，褚大太爺曾說過，「李星，你也有這樣大兒子！」經了褚大太爺提醒，他才意識到；從何說起，轉眼間，大金鈴也娶親了。

大金鈴在絕對的放任之下，接觸的是散兵流勇，這裏或許有幾分遺傳因子。在很小時候，他便喜歡做一羣鬪爭兒童的首領，十一二歲時，有人勸李星將兒子送進剃頭舖，這提議遭李星拒絕。那有工夫爲了孩子麻煩，這是李星的家庭觀念。

直到尹山被土匪佔據那一年，事件平復後，他兒子被保衛局拘捕，當時的輿論是「李大通匪」。李星才注意到兒子過去的行動，他有些詫異，有些忙亂。

他很自信「尹山的老爺，誰個不曉得我李星。」他以為只要向幾位太太爺或老爺請求一聲，兒子便可釋放了。然而，他向褚太太爺開口時，褚太太爺給他難堪。

「要是李大是我的兒子，我早就辦死他。你李星昏醉了，不曉得兒子終日做些什麼事？怎麼讓他一天一天長大了也不好管束！」褚太太爺似乎氣，然而結論又很和平，「這是地方上公事，我能管得下？讓我替你說着看！」

尹山保衛局對於處置李大，委實有一番爭執。有的主張解縣，有的主張鎗斃；更有主張索性釋放了。李大還沒到罪大惡極的程度。最後，褚太太爺提出妥當辦法，「釋放李大，無異放虎歸山；解到縣衙門，大不了一兩年監禁，出來時李大不尋仇嗎？保衛局又沒有斬殺之權。最好，今夜以解

縣爲名，過了夾山口，半路上將李大斃了，拿了搶劫要犯四個字便呈報了，這樣，以後才不至有嚇呀！——如今做事要站得穩脚步啊！」

大金鈴便這樣的結果了。李星這時似乎才覺悟到，和幾位大太爺相熟不能幫自己的忙，然而，自己的事還得請示大太爺。沒有大太爺吩咐，做了後要碰釘子。爲了處置大媳婦問題，他還得請示褚大太爺。

「你家這些事，也來問我？」褚大太爺不耐煩，終又爲李星費些工夫，「在我看來，照理，你也爲你兒子立了個牌位，大媳婦好好守着，等李二有了兒子再過繼給他。若是大媳婦竟不安分，就讓他走路，你們這些人家還能講究什麼請旌表。目今世界，女人改嫁也算不了一回什麼事。」褚大太爺沉默了一忽。「再不然，照我看，一來省錢，二來省事，大媳婦就索性給李二吧。真的，你們這些人家還能講究那些！」

褚大太爺似乎沒明瞭李星的心理。然而，大太爺吩咐的，他能違傲嗎？因此，從褚大太爺的話所生出的反感統統移到二兒子身上。

「媽的，小年子鬼計多！必定他哀求褚大太爺，要他嫂嫂匹配他。——給了他，咱半生享受什

麼？」四個兒子中，他最不喜歡第二的，大概是小年子太斯文，看不上他的眼。

小年子文雅得太不像李星的兒子。他想進學校，剃頭店金大的兒子便是他的理想所繫，畢了業，他的希望大得似什麼，實在不好比擬。他曾向爸爸請求，轉請褚大老爺向爸爸商量。

「媽的，進學堂，到祖塋上看看風水，算算自己的命！你會找褚大老爺壓我，偏不准你進學堂。到學堂裏學壞了脾氣！媽的，窮人不打窮算盤！」

李星眼裏，看得小年子便是敗子。天天在家裏也不知幹的什麼？有工夫讓他想起了家庭，他便憤恨小年子。

「媽的，小年子不要和大媳婦已經勾搭上了！」

李星的眼似戴了有色眼鏡。兒子固然改變了態度，大媳婦也有些不同，一準和小年子有了曖昧事情。

「這時候正在幹了吧？」李星愈想愈迫近。大媳婦實在可愛，小年子該殺。「媽的，咱李星，說得到就做得到！結果小龜子。只當二十年前那晚沒幹那回事——小龜子，今晚要你好過了！」

樂聲奏得正響，進酒，拜禮，全福爹要有個下手，褚大老爺吊起嗓子叫李星，連李星的影子都

沒有。

李星只覺腦一眩，溜回家來。出他意料之外，今晚開門的，不是大媳婦，而是三兒子，這更起他一層疑心，「小雜種，兩人能摟在一塊！」想了後氣粗粗的問着，「小三子，你哥哥呢？」

小三子一向是小心翼翼的，他最寵愛三兒子，三兒子能接他手做「跑腿」。小三子已看得出爸爸今夜來得不平凡，特別的謹慎，「二哥早睡咯。——還吃酒不？趙五爺送來好蝦子。」

「也好，再吃兩杯，」他說了，坐到桌邊。只有兩個房，本來屬在觀音庵，他借住多少年，變相的霸佔。「媽的，總共三間房，尼姑庵廟產，連鍋也不夠一擔。——老子幹兒子，說得上大逆不道！」

小三子端菜來了，李星向他望了一眼，「小三子，你也吃兩口，老子今晚——」小三子謹慎的坐在一旁，李星的酒杯早空了。李星將筷子放下，手向房裏一指，「我李星人雖窮，骨頭不窮！小三子，你知道沒有？你二哥同你大嫂幹的好事！我李星能讓他壞我門風。今晚結果了他，只當我沒有這兒子，你沒有這哥哥！」

矮的牆壁，塵穢籠着黑暗，洋油燈的煙像灰和火山口一般的噴出，屋裏充滿了夜的恐怖。李星提起小年子，小三子再高興也沒有。小三子和哥哥好似生來的「對頭」，唯一的原因，小年子

常常拿出哥哥的身分壓他。小三子得意，他想藉此出口氣，「打他半死！」小三子自己商量。

李星大概醉得糊塗了，高聲無所顧忌，然而，小三子是清醒的，他向爸爸獻議，「不要喚醒了小四子，他剛才睡的。」

李星毫不介意，匆匆的站起，走向泥笆的廚房裏拿出菜刀，小三子走在面前，到了小年子床邊，不管三七二十一，棒的一拳打向哥哥的屁股上。哥哥睡得濃了，呼的一聲翻過身去，還是睡。李星舉起刀來正要砍下時，他的手忽然發軟。他一霎的想起了女人，好似女人在身邊將他手腕緊握着不讓砍下。正是這時，大媳婦在對房咳嗽了一聲，這軟聲咳嗽無異打了李星一針嗎啡，「總是爲你這騷貨！」隨即，他鼓起勇氣，下了決心，忘記小年子是自己的兒子，他面前有個不容共生的情敵，不能再忍耐，光的一刀砍到小年子大腿上。

小年子忽的意識到，媽呀一聲哭出來，在床上亂滾。

小三子眼睜得呆而且大，他似擔心，不像剛才遊戲般的心理，李星怒氣發作的踢了一腳，責斥他的副手，「還不下手！」

小年子最初是盲動的反抗在嚷着救命，等到他認清是他父親在他面前，他還以爲父親特

來安慰他的，「爸，你也受驚吧？」

李星的刀飛舞過去，他的不妥協態度是他最視為一生的榮譽。「老子受驚？——老子要你的命！」

小車子才注意到，向他下毒手的正是他的父親，父親的臉紅得似關公，黑的眼珠也紅了，他不由的驚懼，他跪在床上，他在哀求，「爸，饒了我！」他痛心的哭了。

李星好似沒聽見，他抑不下自己的怒氣，「咱李星沒有你這兒子！」手裏的刀似在做個試驗，他要勝過侯大奮子，侯大奮子一刀殺了四十八個的。「咱今天要你的命！——小三子，抱住了他！」

小三子只不過志在報復，沒想到局勢這樣嚴重；然而，他內心在得意，父親在喜愛他；一切有父親擔承，自己落得打幾下。

夜靜陰慘的房裏，由大聲呼救而哀求，由哀求而撕殺，而呻吟；李星記不清自己做什麼，等他酒氣清醒些，他已押在保衛團裏。他這才知道，他是犯罪，兒子無論如何不肯，應當由官家辦，他不能私自處分。

在尹山，這件事當然是新聞，奇聞，可是談論的焦點不在李星，而是李星的大媳婦。有多少終日不出門的大少爺，也光臨李星的門第，那目的是在得見李星的大媳婦的丰姿。

小年子白白的犧牲，若問代價，便是小三子被判終生監禁，李星也處幾年徒刑。

小三子沒有什麼煩惱，只不過腿上多了一付繃，自己終究占了便宜，「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活着總比死了好！他好似得最後勝利，——哥哥的仇報了。

「從小到底受他多少罪！哼，閻王老爺有靈，來世還得叫我做他的哥哥！」

監禁，算得什麼，每天還是吃，睡，對於李星只少了兩杯酒。然而有了錢，酒還能到嘴。從酒想到錢，從錢想到兒子，他有些懊悔，「不是他媽兒子累了我，如今也該積蓄些！」想起兒子便不免想到已死的女人；女人衝動來了，整個的心落在大媳婦身上。大媳婦却始終沒來探望他。

大媳婦呢，是褚大太爺發了慈悲，留在家裏，當個侍婢。至於小四子，便沒有什麼消息，有人說他在十五年時，投入革命軍當兵去了，也有說做了土匪。

議論漸漸的沉寂下去，李星事件不被人家記憶；有婚喪事人家也不再找李星。只是保衛局諸公對李小四子的消息多方打聽；謠言起了，傳聞李小四子領了一股「碼子」攻打尹山。

謠言又漸漸平息，隔了兩年多，在上海報的本埠新聞欄，有了李小四子下落，登着「胸州匪首李小四子因綁架××一案，被判執行鎗決。」報上記載得頗爲詳細：李小四子押赴刑場時，還一路大唱京調，面不改色的呼嘯着，「算得什麼，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

法官問他有無遺言，他忽的想起，他請求法官將他那十塊錢，——已被捕房抄沒了的十塊錢，寄到胸州監牢裏交給他父親留作父親買兩瓶酒。

李星事件又充實在尹山的輿論界，一致的批評不外李星該殺，李星幾個兒子死得不屈，甚至有人不願意談到李星，——老子和兒子吃醋，老子殺兒子，這事件太醜，太慘忍，不是人做的事。保衛局諸公也似了却一樁心願，李小四子死了，尹山少了個後患。

只有褚大太爺不同些，褚大太爺和李星熟悉些，——當年李星到尹山是他收留的，他眼看李星長大，眼看李星的兒子又長大，李星一家的收場，褚大太爺不免有些惋惜？爲了惋惜李星，褚大太爺對李星的大媳婦就特別看待。——有些人說，李星的大媳婦名義是個侍婢，事實上已做了大太爺的小星。

新水桶

葛賢寧

廣豐四老爹，替木匠李登善大爺整整種了六天地。早上來晚上去，從拌糞下種起，到各事齊備，二三十畝田統統種好止，中間沒有一天空。登善大爺甚覺不過意，晚飯後廣豐四老爹要回家的當兒，登善大爺說：

「四老爹，年年不像話，要找你老人家上了年紀的人來幫忙，也沒有什麼報答。現在想將剛做好的水桶送一副給你，你看好不好？」

廣豐四老爹笑咪咪的道：「那裏話，你我都有交情，種幾天地，不算事，那裏講到拿水桶呢？」嘴說着，眼睛不由斜睨一下擺在院裏的水桶，映着屋裏射出來的燈光，嶄新的，怕有十來副吧？

登善大爺一定要他拿，隨他選一副。

「隨便拿一副吧。」廣豐四老爹含笑着說：

「不，揀一揀。」

廣豐四老爹彎着身子，揀了一副放在旁邊，抱歉的說：

「真不像話，天天酒飯吃着，走時還要拿。」

「不算事，」登善大爺說：「我們虧你老人家幫忙啊！」

兩人又互相道歉一陣。登善大爺把他送到場邊，他纔一手提一隻水桶，大三步小兩步的趕回家來。

窮人乍得一件新東西，心是懸懸惶惶放不下來的。講到他雖然種了河南雪玉和大爺十幾畝田，每年小日月也不過將將就就的夠過活，至於三四間草屋裏擺設的器具，真是破舊得一塌糊塗。朽了腿的桌、櫈、懈了縫的睡牀、杖、耙、掃帚、綆、索、犁頭，不是壞了用繩綁，就是折了用釘連，有的綁不來連不上的，如像犁，只有任它殘缺，耕地時用整的半邊耕，至於草簍啦，篾筐啦，破銅碎鐵不值錢的傢具倒有些。可是不中什麼用。一輛小車，輪子快要散了，推起來霍得霍得，載不多少糧食。天天要用的擔水桶，不知是那一年置的，年年篾匠來給用篾子箍，箍了又壞，壞了又箍，不知經過多少次。擔水時，打滿滿兩桶水，挑到家，五六十步地方水要漏去一半；一路都是濕漉漉的，水缸旁邊，到冬天，要結起冰，取水的人常常要給滑倒。現在，唔，總算來時了，得了這副新水桶。其實一副水

桶，無論怎樣好，也不過打水一項用處，可是在廣豐四老爹看來，只要有這樣一副新水桶，其餘傢具什物的破舊，都可以不放在心上。

他的家，和李登善大爺家，是前後莊，相隔半里路。他的房子是在肉頭劉三家東，家後那棵小桑樹，直對着登善大爺家的大門。

廣豐四老爹到了家，將水桶輕輕的放在堂屋的地上，黃臉四老奶一眼看見，便問：「那裏拿來一副新水桶？」

「登善大爺送的。」藉着室內的燈光，親切的端相着得來的傢具。

黃臉四老奶也陡然一高興，調弄般說：「種幾天地，還送水桶，這生意真不錯呀！」

廣豐四老爹只是嘻嘻的笑着，把水桶拿在手裏，一隻一隻翻看着，看桶板有沒有傷木做的，蟲木做的，有沒有些須裂縫，最後把把子用勁搖一搖，看牢不牢。

「媽的，李登善真能！」他滿意的贊歎了。

「是木匠哪！豈有水桶做不好？」黃臉四老奶解釋似的說。

廣豐四老爹放下水桶，坐下慢慢吸着旱煙，兩眼仍然釘着水桶。

「不知桐油多少錢一兩？弄點來油油就好。」

「不知道，我沒有買過，不油怕不能用啊！」

睡覺前，廣豐四老爹忽然想起了兒子，問黃臉四老奶：

「大墜子今天沒回來嗎？」

「沒有回來。」

「媽的，作死，要做賊，將來總有那天……媽的，我也管不了許多，想倚仗他養老，看來是不成

了！

管！

黃臉四老奶不做聲，半晌廣豐四老爹絕望似的說「隨他媽的做賊去，十年不回來我也不

他的眼睛，又釘在水桶上，把它放在僻靜地方，怕早上起早開門碰了它。

第二天，廣豐四老爹在場上曬豆草，擡眼看見善卿大太爺地上，盧恆榮背着襖褶打家西路

上經過，他放下杈喊。

「恆榮哥，趕集去嗎？」

盧恆榮站住了，「小毛小姨，就在這月十六出門，你看親戚道理……」

子去。」

「啊啊，我想請你帶二兩桐油，不知要多少錢？」

「買它做甚？」

「替登善大爺種幾天地，他送副水桶給我，」接着又是嘻嘻的笑。

盧恆榮說：「好好，有水桶用了！」

廣豐四老爹掏了錢，遞給盧恆榮，說聲「勞駕！」

下半年，桐油買來了，廣豐四老爹又問人怎樣油法，回來蹲在家裏，仔仔細細的油了一遍。剩下的桐油，過兩天，又油了一遍。把一副黃亮亮的油好的水桶，拿到僻靜地方去陰乾。

過了十多天，隣居徐大嘴跑來借水桶用。

「四老爹，聽說你家有副新水桶，借給我挑兩擔水。」

廣豐四老爹拒絕的說：「桐油還未乾呢！」

徐大嘴快快的走開了。

又過了好幾天，肉頭劉三的兒子劉后芝跑來借水桶。

「廣豐四爹，我家水桶壞了，你油出來的新水桶給我用一用。」

「桐油還未乾呢。劉大爺。」

劉后芝驚訝的道：「不是早已油好麼？」

「是的，要七七四十九天，才能乾了油打水。」

劉后芝一路咕噥着走了。

「他媽的，」廣豐四老爹等人走後對黃臉四奶奶說：「劉三那樣肉頭，家裏還要找人借水桶用，是置不起的嗎？」

有一天，有人看見廣豐四老爹，用了新水桶，累累乏乏的挑兩桶水回家。尖嘴家振嫂對人說：「四老頭一副水桶，藏了多天，這下，出世了！」

就在這天，周大傻開了風，跑到廣豐四老爹家借水桶，並說：「今天看見你老人家挑水的呢！」

廣豐四老爹一怔，囁嚅的答：「剛才給人借去了。」

周大傻會過意：他是不肯借，軟軟的走出來。逢人發牢騷：「四老頭真是鷄蛋殼喝酒，放不下來，一副水桶，這樣小氣，將來他向人借東西，也指三畫四不借給他啊！」

但廣豐四老爹，在家也對老婆說：「周大傻那個人，粗心粗氣的，水桶借給他，能不碰壞嗎？」廣豐四老爹，用過這副水桶，便小心的收藏着，把桶底水倒乾淨，放起來，生怕拿東西時碰着。對於別種傢具，從來沒這樣仔細。這原由曾告訴黃臉四奶奶是「新東西啊！」新東西便寶貴嗎？是的，他很少很少，用過新東西，尤其像這樣一副油好的黃亮亮的水桶。

大墜子出去有一個多月沒有回來了，廣豐四老爹雖也時常的想着，但想着有什麼辦法呢？兒子大了呀！又生成野性子，便鎖也鎖不住呀！

有一天，過路的人紛紛講：北鄉塌山土匪和官兵開火了，官兵死了好幾十，縣裏要派兵下鄉抄土匪的老家哩！

「啊喲！」黃臉四奶奶，臉上現出驚惶的樣子，「大墜兒的碼子，不就在塌山嗎？」

「在那裏又怎樣呢？」廣豐四老爹愁苦的說：「只當沒有這兒子！」

第二天，早上，區公所派了幾十個兵到廣豐四老爹家來，爲首的是區團副楊大礮，說明白：要

抄廣豐四老爹的家，因為他的兒子大墜子是在土匪碼子裏，很兇很兇的一個。

村人都聚攏來看熱鬧，廣豐四老爹門口像一臺戲。他苦惱着說：「楊老總，我兒子是不好，做了賊。你們捉到他，隨你們擺佈，殺也罷，剛也罷，我一個老頭子，怎麼也要，也要抄家呢？」

楊大礮大聲說：「因為他是你的兒子，你的家就是他的家。」手一指，兵士上來把門圍困了。兵士有的說：「還講捉他兒子哩，官兵不知給他兒子打死多少。」

又有一個說：「這老頭兒也該鎗斃。」

廣豐四老爹抱住楊大礮，想哀求，被楊大礮一腿摔了三四尺遠，跌在人縫裏，連忙又爬起來，氣喘喘的喊：「抄我家，抄我家，這樣窮有什麼可抄去！」

在嘈雜的人聲裏，破小桌、破矮櫈、破大牀、破被子、破小車……古腦兒被幾十個兵士，七手八腳搬上了劉三家的大車上，廣豐四老爹從人空裏望，那副水桶也擠在一車破傢具裏，彷彿眨着眼找它的主人。

一手拿着線梭，一手捏着棉花在看熱鬧的瘟二奶歎口氣道：「四老頭這副水桶，從來不肯借給人，這下好歹充公了，不知那個運氣好攤到用呢？」

車子上了路，屋子空了，許多隣人圍着黃臉四老奶，看她哭，也有假作殷勤的拉着她勸。

這時廣豐四老爹，緊緊跟着車子，「他媽的，」他想：「我拼了這老命……」不時瞧着那副水桶。兵士們說着，笑着，罵着土匪，嘲笑着這可憐的老頭兒。區團副楊大礮騎在馬上，對着兵士喊：「老頭兒也跟了來嗎？」兵士們轟然的一笑。

趕車人這時恰巧坐在一隻水桶把上，揚着鞭。廣豐四老爹低低的喊：「喂，這位大哥，水桶把坐折了。」

趕車回過頭來，睜着眼：「關你什麼事？這是公家的東西！」

楊大礮和兵士們又轟然的一笑。

到了集上區公所了。廣豐四老爹火速的去找他主人，雪玉和大爺，一個訟師兼小學校長，洗澡堂老闊，廣貨店經理在路上碰到了，廣豐四老爹請他趕快設法把東西要回頭，街上的人又圍了一圈。那位年輕的雪大爺當着衆人道：「哼！這時用得着主人了？我河北十五六畝地，年年給你種得不成樣子！那樣一塊地，逢到分糧時用小車推他媽的，我算晦氣！遇到你這個倒頭鬼種地！幫忙，我能幫什麼忙？公事公辦，說不好聽的話，你兒子早該鎗斃！沒做賊時就該鎗斃！去了罷！他媽……」

……
唱一個獨角戲，揚長的走了。

廣豐四老爹又找了熟人，都縮頭縮尾，不肯到區公所講話。邁起腳步，直奔縣城走，去尋本家善卿大太爺去……

晚上，他帶着兩封信，趕回來了；跑得渾身是汗。像有了仗恃般走進區公所。遞上信，區長、區團副、助理員、雪玉和大爺圍着看，各人臉色變了，互相私語着一會，招廣豐四老爹到跟前去。區團副換一副和氣的面容對他說：

「姑看你本家善卿先生的面子，體量你的窮苦，把抄來的東西統統發還給你。雖是你本家的面子，也是我們思念你啊，知道不知道？」

廣豐四老爹伏在地上磕一個頭說：「謝恩。」

出了區公所，碰到肉頭劉三家來趕大車的伙計，兩人把拾下的破傢具又一一裝上車。但找來找去，看不見那副新水桶。站崗的兵士悄悄告訴他：給他主人拿去了，他又回到裏面去。雪玉和大爺正在和區長吃酒：

「大爺，那副新水桶……」

「我拿去了，學堂要用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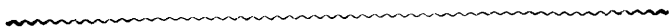
廣豐四老爹紅着面孔，囁嚅的說：「我只有這副新水桶，還是人送的，請你——」

「滾開！」區長咆哮一聲，「全家傢具發還了，一副水桶還捨不得！」

「這種人就可憐不得的！」楊大礮感慨的說。

「我告訴你，這傢伙真渾蛋，我十多畝地——」雪玉和大爺在向區長發牢騷。

廣豐四老爹只好冷冷的頹喪的走出來。



狂人與死女〔小說〕 劉大杰譯 五角五分

S. Lagerlöf: The Tale of a Manor

這是北歐女作家挪格洛孚的中篇代表傑作。敘述一個發狂的學生和一個死了復活的美女，熱烈愛慕的種種奇怪的故事。情節的離奇，筆緻的細膩，情緒的真摯，實不愧為一本文壇稀有的名著。至於書中描寫北歐的冰天雪地的奇景，很博得一般近代批評家的激賞。

戴茜米勒爾〔小說〕 林疑今譯 四 角

Henry James: Daisy Miller

著者為國際小說的始創者，是美國大文豪之一。戴茜米勒爾是他的唯一代表作，描寫一個美國少女在瑞士，羅馬的悲戀，淒涼婉轉，不忍卒讀。作者描寫的細膩，結構的謹嚴，筆調的新鮮，風格的獨創，其價值遠勝“少年維特的煩惱”，而譯筆之清新雋永，尤為近代譯述界中所罕見。

芥川龍之介集〔小說〕 馮子韜譯 五角五分

本書計選譯三篇：第一篇“將軍”，描寫日俄戰爭時，日軍司令官乃木將軍之逸事，用以烘托新興日本之道德思想，而從現代日本的觀點加以比較。第二篇“河童”，這是一幅資本主義日本的漫畫，寓言於日本古來傳說之怪物河童，批評現代日本文化。第三篇“某傻子的一生”，這是著者的一篇自傳，描寫著者一生思想發展而達於自戕的路徑。

中華書局出版

◆ 現代文學叢刊 ◆

梅特林劇曲選集 蕭石君譯 一元

Maurice Meaterlink: Théâtre de Meaterlink

本書共分四篇：第一篇且達凡爾的死，係描寫一個疑忌最深的女王，是世人所稱贊的象徵作品。第二篇羣盲，描寫一個為羣盲指導的牧師，死後一羣盲人無所歸宿的可憐的憧憬。第三篇阿格娜環與綏莉柔特，係描寫一樁三角戀愛的悲劇，確係情文並茂之作。第四篇斐列哀和梅麗沙，亦係描寫一樁三角戀愛的悲劇。

從清晨到夜半〔戲劇〕 梁 鎮譯 四角五分

Georg Kaiser: Von Morgens bis Mitternachts

全劇分前後兩部，共分七幕。從清晨到夜半，是多麼短的一段時間，愷撒却能運用着朴素的線條，經濟到不能再經濟的語句，抓住全部人生；抓住了，又表現給我們。在這裏，我們可以見到愷撒怎樣寫成功了一個人的靈魂的展開，怎樣描繪出現代都市的腐蝕生活，怎樣在嘲弄拜金主義。

季革斯及其指環〔戲劇〕 毛秋白譯 四角五分

Friedrich Hebbel: Gyges und Sien Ring

作者注重藝術良心，故所著的劇本，無一不是傑作。尤其是本篇季革斯及其指環，是作者的才藝已達到了圓滿期的作品，所以更是傑作中的傑作。本篇以珠玉似的美麗詞句，把書中每個人物描寫得像浮雕一般顯明，至於心理描寫的精妙細緻，尤為德國文壇中稀有的作品。

中華書局發行

現代文學叢刊

女郎愛里沙 [小說] 李劫人譯 一冊 七角五分

Edmond de Goncourt: La Fille Eliza

女郎愛里沙 (Eliza)，係龔氏長兄一人所作，分上下兩部：上半部描寫法國公娼生活，表裏兼到；下半部描寫女監獄之惡制，抨擊不遺餘力。全書一氣呵成，章法不紊，筆調復短峭老到，節節緊湊。譯者復能精心體貼，婉轉達譯，意達辭暢。

文明人 [小說] 李劫人譯 一冊 一元二角

Claude Farrér: Les Civilisés

本書作者足跡遍世界，以描寫外邦風物見長，筆調偏於諷刺，且最富於法蘭西的風格。本書係以西貢為背景，諷刺當時所謂文明人者——歐洲人——在其殖民地雖自詡為文明人，實則大都縱情酒色，無所不為；其卑鄙醜態，行為下賤，實出吾人意料之外。秉筆直書，暴露當時之真實情形；且文情並茂，尤為可貴。

自由 [小說] 鍾憲民譯 一冊 八角

Theodore Dreiser: Free and Other Stories

本書包含四篇小說。特里塞是現代美國最負盛名的寫實主義作家，美國大文豪安特孫說他是現代美國最忠實，最勇敢，最偉大的作家，是美國寫實派的先驅。他以大胆無畏的精神，描寫社會的黑暗方面，同時又顯示着光明之路。讀了他的作品，人人都會同情而感動的。

中華書局發行

現代文學叢刊

中華書局出版

迷途〔小說〕

Tolstoy: Master and Man
劉大杰譯 一冊 八角

本書包含三個中篇小說：第一篇是托爾司泰 (Tolstoy) 的「迷途」，第二篇是庫卜林 (Kuplin) 的「柘榴石的手釧」，第三篇是哥果兒 (Gogol) 的「五月之夜」。這三篇小說，都是代表各個作家的個性和風格的：有的是諷刺，有的是哀怨，有的是細膩，都是文字深刻而又動人。譯筆忠實，描寫淺顯。

蘭姑娘的悲劇〔戲劇〕

John Masefield: The Tragedy of Nan

饒孟侃譯 一冊 三角

本書描寫一個少女，因為她的情人是個卑鄙的僱夫，便刺殺了他再去自盡。所描寫的事實，不但都是可能的，同時還含有一種超越時間、地域的普遍性。讀者只要看過了內容，便知道蘭姑娘不幸的遭遇，狄克的反覆無常，斐大娘的殘忍嫉妬，琴妮的狡猾欺詐，朱神父的勢利，以及金錢的罪惡，社會制度的矛盾，無一點不是中外古今隨時隨地可以看見的事實。

紅字〔小說〕 張夢麟譯 一冊 二元二角

N. Hawthorne: The Scarlet Letter

此書取材，是以十七世紀禮教森嚴之紐英蘭為背景，寫出一個身居教化之牧師與一個美麗之妻相愛，因而備受當時社會之制裁。書中描寫女主人公之奮鬥，與男主人公之苦悶，曲折離奇，有聲有色；再參以本夫陰險巧妙之復仇，尤覺生動有緻，實世界偉大之傑作也。

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印刷
民國二十四年二月發行

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審字第七二九號
文藝 乘刊 瓢兒和尚 (全一册)

◎ 定價銀四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著者 郁達夫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逵

印刷者 上海靜安寺路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各埠 中華書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2 1299B

標商冊註

